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十四册

工部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工部類

卷之一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等題爲酌議水衡事宜等事疏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九日

工部題爲廠庫積弊相沿立法稽查貴密等事疏 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工部題爲公私困絀已極採辦重役難支等事疏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題爲

祖制廣

聖恩懇乞

停遣內臣等事疏 萬曆四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爲敬循職掌等事疏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工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宋一韓等題爲比歲織造太煩等事疏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卷之二

工部署部事左侍郎王汝訓題爲科臣參論有據等事疏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直隸巡按顏思忠題爲敬陳末議申飭漕規以圖永利事疏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

工部題爲漕政雖新漕務未飭等事疏 萬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工部營繕司主事范汝梓題爲富商紛紛營免等事疏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題爲稽積弊以裨實用事疏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初二日

卷之三

南京鴻臚寺卿張瑞朝題爲黃河西徙運道可虞等事疏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

直隸巡按孔貞一題爲沕河報竣壩口易決等事疏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直隸巡按蘇惟霖題爲直隸黃沕利害等事疏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劉元霖題爲

留都錢法凌替等事疏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南京浙江道御史傅宗臯題爲

留都奉

旨廣鑄等事疏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卷之四

直隸巡撫李棟題爲功臣被逐外議不平等事疏 萬曆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河道總都李化龍題爲決河驟挽非易等事疏 萬曆三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漕運總督褚鐵題爲河臣徧執已見私庇屬官等事疏 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原任陝西參議今降茶陵知州范守已題爲獻議漕渠便利等事疏 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河道尙書楊一魁題爲緊要水司員缺等事疏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工部類 第一卷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九日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等一本爲酌議水衡事宜以圖補塞事營繕等四司會案呈稱近聞邸報見巡視廠庫御史彭宗孟一疏皆爲廠庫錢糧而發末云乞

勅該部再行覆議蓋欲部司顯行其言實收其效也該臣等會看得水衡事務夙號殷煩貂璫之所耽視椽吏之所窟營諸豪猾之所羶慕百蠹叢焉百害藪焉迹先年寧無溷冒迹近事稍覺清釐其在司屬各官不肖者固難逃於指視即自好者亦多虞於掣肘蓋月計歲計有難了之逋負即有難了之工程任怨任勞多一番之比征即多一番之口語仰屋長吁運籌殊苦茲幸得台臣條陳糾正愛惜金錢慎重名器洗滌已往防範將來誠於諸司大有裨益職等謹查照原疏逐一款

開

一曰責成四司經手吏役夫錢糧不明責在經承令做外吏不准轉考意誠美矣然那移隱沒弊

繇書算曹椽旅進僅掛虛名嚴於吏而寬於書法未盡也推廣巡視之意應於當該滿日各司通查本房新舊經手書役何項透領何項冒領何項通同商匠何弊坐贓叅問盡法究懲該吏知情者與同罪失察者從未減或不減轉考或姑准轉則涇渭分明而貪猾知儆矣蓋吏暫而書久吏可原而書不可原也

二曰查核四司積欠年例夫年例一年一辦本有常規何因積欠有等奸商領出錢糧止完監局鋪墊衙門使用其餘盡入私囊恣情浪費完官無幾賄買經承吏書展轉支吾日久官吏洗改冊籍沉捺案文一時何能發覺所從來矣自今以後各司宜悉心查刷必舊領將完方給新領如舊者未完姑暫停給仍聽巡視衙門於掛號時稍示分別非甚不可已者不准預支亦不許多領其舊欠者依限嚴加責比如此而後積逋可漸清也

三曰改折屯司柴炭價銀查惜薪司每年共費庫銀一十四萬六千兩有奇大半供內官鋪墊與各衙門使費而且頻年拖賴諸司每費追呼監局未收實利則何不更議折價以其正數完監局以其浮費還官帑非惟省費抑且省事內外兩便無紊弊沿日久人各有心改絃未易耳今五月分應僉後派與之更始尤賴巡視科道同心協視極力主持而後此輩無敢偏執也

四曰減革衡司明查明原額止二千頃付增造五千自萬曆十年始遂沿爲例亦既侈矣既非折衝禦侮之用督臣茲復議增何爲者耶此其失不待智者而後知矣脩理責申紫花布甲從來俱用口袋後復改用大布用大者以會布於甲字庫也用口袋者以釘掛鐵葉牢固也惟萬曆二十八九年題奉

欽依仍用口袋查二十八年一年者已照口袋脩過矣尙有二十九年一年者前巡視議欲改用大布未經題明亦未曾移會以是停閣至今今巡視既灼見用布之省便露章上

聞勝移文十倍矣即將來營軍噴有煩言部司得執以爲詞矣

五曰酌用衡司營操火藥查春秋二操火藥共該三十萬斤載在條例從來兩廠每歲多造七八萬斤費浮于額至四十一年劉員外郎署司印始定粗藥二十四萬細藥六萬以合條例三十萬之數省費頗多惟柳木炭高燒酒諸料係該廠估計到司者今應否照舊見任監督與巡視衙門不妨商議改正其硝黃發價仍應遵照舊規以八九月領春操以二三月領秋操如秋操未用即移之春操春操未用即移之秋操庶三營火藥無重復支領之弊

六曰議處水司橋工濫冒夫委官效勞甄叙必有重大工程實在功能可紀者先年橋工費既不



賫時復延緩向非爲給事中刻意清查周郎中苦心營度烏能終其事而愉快乎吏書不追既往已屬寬政委官亦積書之流耳何功可錄妄相叱引案名實而啟倖門巡視抑之視也此後非宮殿門工斷不准叙庶城狐社鼠絕彘緣冒濫之端

七曰申飭四司外解短少夫起解錢糧未有不傾大錠不用印封者今日參差短少姦弊百端非領解者之不才即發解者之有故合令以後解官領銀必傾大錠必用印封非是者委官不領而部庫亦不准收違者解官依律送問係干

國計兼碍官箴所當一併申飭者也至於積逋可駭則不但劉綵之欠柴炭劉詔之欠銅價而舖戶劉輅神出鬼沒無限濶領尤爲大膽包身預支宜慎則不但衡司之紙張硝黃屯司之召買柴炭而繕司事體千頭萬緒最稱繁難尤當細心徹底故無問事繁事簡須要事事簡點而重發嚴追則察吏未然之防也無問時贏時詘要在時時樽節而早計堅持則蓋臣厚終之義也是數者皆臺臣所已言職等特爲申明其說乞爲

題覆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看得治道去其泰甚爲政貴在力行臣部於漢官爲將作而有水衡之金錢在焉經費鉅則綜覈惟艱支應繁則調停不易加以邇年逋負相仍鑽侵百出者日多入者

日寡其難尤有甚焉者巡視諸臣亦既耳而目之矣今據御史彭宗孟前疏臚列事端指陳弊孔係屬衡司者二水司者一屯司者亦一而責成經手慎發預支申飭外解則四司均焉論非苛而理綦詳詞不迫而意獨至語云若藥也美疢不如惡石惡石猶生我御史所言洵部司之藥石也夫明出納審鈎稽謹銓束分猷共念使用節而工釐者四司之事也提綱挈領端表以師屬者部臣之事也清心克己正本澄源樂受盡言而實見諸行事者臣與司臣所當交勉者也既經各司詳議會呈前來經臣覆看無異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本部如議轉行內外各司監衙門一體遵守庶泉府一清

國計無損在事者受交做之益而建議者亦不負相成之雅矣

臣按凡臺諫條上六曹吏弊六卿必據款議覆無相齟齬者要在設誠舉行耳此疏指陳弊竇衡司者二水司者一屯司者一而責成經手慎發預支申飭外解四司均焉使果如覆釐正司空之職其克舉乎

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工部一本爲厥庫積弊相沿立法稽查貴密謹條列款目以佐部議以裕

國計事營繕等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巡視廠庫等官祝耀祖等揭帖前事等因到部送司看得巡視  
條議八款搜奸剔蠹節財裕

國允稱救時實政深于將作有裨相應據揭題覆等因案呈到部臣以庸劣謬廁水衡當此民窮財  
盡之時深懷瓶罄壘恥之慮乃受事以來問所入則四司額解半屬請題請累年積逋動數十萬  
則亦未留之額數也問其出百凡經費俱有章程而

典禮傳造軍興急需則有不時之措辦也一切收支千頭萬緒而中官奸買之相抵猾吏點解之交  
通內外固結牢不可破至於事例久停而涓流盡涸本折虛耗而庫宇日空而種種弊端亟宜振  
刷巡視二臣目擊心惟鯁鯁然以七議上請釐剔敷陳俱稱碩畫臣部職有專營固不敢弛衡而  
失馭或事應改轍又豈容膠柱以調弦除事例一款關係本部喫緊命脉另疏控陳外其循環等  
七款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據揭覆請恭候

命下容臣等通行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施行臣等曷勝懇切待

命之至

計開

一設立循環文簿以稽解欠

前件臣等看得循環之設向亦有行之者近來竟置之高閣曾未見有倒換者內外因循遂致廢弛今議者直地方各立循環文簿二扇首開四司額解各項錢糧款目次將四十五年起至四十七年止完欠細數備細開列俱用指頭大字刊刻刷印司庫與巡視磨對不爽印發該省布政司親自收貯每遇起解之日填註某年月日差官某人領解某年分某項錢糧若干或全完或尙欠若干逐一註明二次起解則填某年月日解過若干今補解若干某年分銀完訖遞年清楚不得紊瀾致難稽查中間磨對印發封付賫投一切事宜及分別殿最悉如巡視所議則舉行按簿了然而催科者且知激勸近閱兩廣鳳陽及湖廣撫院亦有咨文開列某府州縣起解某項錢糧於某月某日差官某人掛號訖陸續便差賫部止可互相參考其有欠未咨報者仍一體移咨申明差實舉行是釐弊而兼寓有成法莫善於此也伏候

聖裁

一互覈掛收數目以杜侵漁

前件臣等看得各省直起解錢糧批文先赴巡視衙門掛號咨同申文投部發司查明出給庫帖赴庫交納完日獲有庫收司官磨對明白然後臣等印發批迴仍赴銷號者舊例也互相覺察法非不密矣惟是庫帖偶有後先掛收兩不相照解官串同吏書每多轉展作弊今後解官到京先令賚文赴臣部告投該司出給庫帖併將原文發本官同批掛號即日納銀覈掛簿而註收驗親筆而銷號則掛收皆出一手空虛自然洞照至歲終稽查完欠管庫司官與巡視比對明白轉送該司備載循環簿內嚴行地方勒限催督所謂顯而易見簡而易行奸弊可盡清矣伏候

聖裁

一議差正途廉能以防侵匿

前件臣等看得領解錢糧必須司府首領與州縣佐貳等官但異途出身者束于資格有限往往營解市利希圖侵沒求其完納如期纖毫無染者指不多屈也若係正途又曾經薦則自知惜名僉以冀上進但正途亦未必盡經薦獎者正宜查其考語或才幹疏通操守端潔司府方申詳撫按遴選委用毋得徇情容私濫及匪人至于銀兩入鞘眼同解官當堂逐一秤兌驗明足色印封完固仍將完件數目備造銷冊另冊櫟銀一錠鑿鑿收兌之日如無櫟銀銷冊即以私開抵換之

律罪之雖各色無差驗非原封原鞘亦即係解官作弊亦必嚴加查究庶領解得人弊端可杜是在該地方與領解官遵奉而慎守之也伏候

聖裁

一查會收召買以防影射

前件臣等看得省直轉解本色錢糧收之內庫以備宮府不時之需歲有定額邇來中涓外解表裏作奸只論墊費之多寡不論物料之精粗貯積皆爲贗鼎取用盡化烏有甚至以會庫而改召買以折色而混本色變幻閃爍莫可究詰如近各監局之奏討紛紛與江汝明之混買麻鐵是矣應如巡視所議以後解納本色務收物料例應會收不得輕議召買一時偶缺何妨暫補麻鐵等材料照舊收貯節慎庫如

內庫果委缺乏查明會巡視議妥買辦毋許攬棍通同積解朦朧本折致滋耗蠹庶濫觴可杜而財用可舒矣伏候

聖裁

一定議司官久任以專責成

前件臣看得節慎監督原係題差必歲周而造冊奏繳聽臣等考核稱職方准伏任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近來遷轉不常猶同傳舍弊竇紛拏莫可究詰今後一年報滿造冊與巡視磨對不差然後議代至逐日收放文簿分別四司明註簿面仍照循環首列領解次列收支觸目了然弊從何生總之非精核則易於滲漏非久任難于責成故久任之法不特司庫即各司註差應久任者俱遵舊制臣部先行吏部任滿方准開陞庶人無逃避事無綜核臣等公同廉訪爲優異以示激勸所俾豈淺鮮哉抑臣又有說焉庫政固自司官而兌銀入匣不得不假手於該吏彼其撥差津貼之費先借貸而營求後竊取而補償故嗜利之心甚于畏法染指垂涎者多以後庫差候監督缺滿四司官應差各吏當堂圖撥仍嚴津貼稍有違犯盡法處之服役滿日同司官將經手銀兩交盤明白取其甘結役滿之日一以監督更代爲准不得先後參差以致日後奸弊互相推諉是亦正本清源之說也伏候

聖裁

一全折盜甲弓箭以杜虛糜

前件臣等看得外解本色實不堪用盡人而知之止因去年迄今邊鎮取討盜甲不下二十萬

內庫所存亦僅二十萬倘有需用其何能繼故本部前次疏覆亦云斷不可折合無將省直歷年欠解本色與山東一省自四十年停解者盡數折解仍從四十八年爲始通將盔甲腰刀堅利可稱戰具方許起解方可驗收至于箭斡絃條委無可用本部前疏言之已悉所當永折無容別議者也若鋪墊一項巡視仍加曲體量給無廢舊規明收貯以聽給發如是則可以省虛靡又可以杜不中格亦公私兼利之善術也至征解折色一如考成之例亦有本部之前議在他如漕糧截留數多脩倉暫停三載可得四萬餘金斷在可行仍將脩倉事務照巡倉所議以後歸併戶部猶爲兩便至楚蜀題留料稅自四十五年以後年分俱應解部以備

宮府之用其他各衙門小修及各監局年例可裁者亦裁之是亦救時之要伏候

聖裁

臣按宋臣司馬光曰凡百官莫不欲久于其任而食貨爲甚此疏所言司官久任以專責成正此意也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工部一本公私困詘已極採辦重役難支懇乞

聖明俯賜減派額寬解限併議應用錢糧及專道督理以濟

大工事營繕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川湖貴巡撫都御史咨前事等因連送到司案呈到部恭照

三殿鼎建首需鉅才以川貴爲產木之區而湖廣土司乃其接壤故臣部查照先年事例坐派三省

地方如式採取勒限解運非不知時詘舉贏物力不繼台省建議停止以待豐裕誠爲得策願

朝廷大典孰有要于臨御者而

國家大役孰有重于營建

三殿者非常之材必非歲月可至臣部職掌攸關自不得不爲採辦預計耳今據各該撫按具題前

因大率謂之三省兵燹之餘飢饉漸臻公帑搜括殆盡災民骨化形銷露肘捉襟計無所出請發

內帑不謀同辭屯膏未旋轉移無策除另疏特請及四川往年採運派夫騷擾經按臣李時華建議

派銀聽該省撫按自行酌處外有不容不爲之條議上請者伏乞

皇上俯念三省頗苦莫支

特渙

繪音

勅下臣部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部幸甚

計開

一議減額數照估計木料俱內官監董之本部覆估類以三分爲率存留一分此舊例也今次

三殿所派木植爲數甚浮本部以派定之數原兼

殿門今門料已敷照三十三年題派數各減十分之三然以見在七分計之較之嘉靖三十六年已

多一倍誠有如川湖貴三省撫按所言但頓議減少亦屬未便合無將三省所派木植各兼巨細

分爲三運先儘頭運頭運完日又將二運三運之數各分貳子運俟二運完過一半算多寡爲減

少庶民力稍得息肩而木料不見缺乏似無便于此者伏乞

聖裁

一議寬限期照得三省自嘉靖三十六年至今五十年之中木植四採辦矣維時近水之木頗多然亦必十年而後竣事今木數旣倍于前而夷方近水地面砍伐殆盡此番所採應在窮山絕巘之中採取旣極艱難運拽又極險阻每運止限一年委爲迫促誠有如三省撫按之所慮者合無

頭運限以三年至三十八年交卸其二運三運分爲四子運限以二年總以十年竣事庶錢糧便  
于措處採運不至愆期委爲妥便伏候

聖裁

一議幫折查得嘉靖三十六年總督採木都御史李憲卿等各題稱原圍一丈六尺以上至二丈  
一尺大木各官親率土官重懸賞格遍歷山中並無前項合式大木則先年營建或必有處乞要  
再行查議取自

聖裁等因奉

世宗皇帝

聖旨工部知道該本部該行侍郎徐杲覆議前項梁柱備經酌算一號二號巨材各官旣稱難得

大工又難久稽再三覆議前項木植圍不足者可以幫湊其長必須如式覆按

欽依則幫折之議其來舊矣彼時畜養素裕採取甚稀猶不能如式况今連年採取伐以旦夕安所

得巨材以充任使則三省撫按建議幫折委非得已合無行令該撫按備行督木道嚴督官商多

方採辦務求合式一半以充梁柱之用萬一不足照先年事例議行幫折採取赴運不難伏候

聖裁

一議得留用錢糧照得三省兵荒漸至物力凋殘赤子膏血幾何堪採木之役據議留應解錢糧如四司料價各院贓罰契稅缺官俸薪鹽稅茶稅蘆課抽分等項銀兩經三省題留者悉准留用俱自三十六年起至四十五年止其雲南所欠四川銀二十三兩責令補還免其協濟江西等光省所欠貴州前次採木協濟銀三萬七千餘兩後各府衛宣慰司領過未經支木官銀四萬九千兩有奇通應追還若四川議留歲解陝西濟邊銀十萬兩准作該省協濟之數已經戶部具題不准借留應另派協至于商稅在湖廣者已經該省撫按及稅監衙門具題及方物銀兩留充採木荷蒙

皇上俞允在川省委用一體准留以濟燃眉然此亦不過數十分中之分耳伏候

聖裁

一議協濟照得臣子義須急公同舟期于共濟矧

三殿迺

聖天子臨御之所自宜合天下之力以供之以川湖貴爲大木之所自出故採派止于三省一應木

價自應估計若干三省各派木價若干留解銀兩若干少銀若干以省直大小爲多寡各該若干分送三省採運各若干此自不易之定論也但云濟以偏累一方矣况所云協濟者又無多乎夫年來三省極稱多事採木不已繼以征播居送行齋剝膚吸髓乃瘡痍未復木又繼采孰非

王事耶而何三省獨當其累况今次所派木價四川四百萬湖廣四百二十餘萬取數甚多從何措給每百萬應協濟二十萬兩四川該得協濟銀八十萬兩湖廣該協濟銀八十四萬貴州木價雖止一百九萬兩然該省瘠薄應合濟銀五十萬約協濟銀共三百一十四萬兩應各省直均攤內

除河南蓋造

福府惟徐採取花班石雲南補還原少四川銀兩數多不派外合於浙江江西福建廣東陝西山東山西各派二十五萬兩廣西十萬兩應安徽寧池泰廣德七府州共二十萬兩順永保河四府共十萬兩真順廣大四府共十萬兩浙江完過應平木運價准其銷算內以陝西山西山東各二十五兩浙江五萬兩共足八十萬兩協濟四川江西福建廣東各二十五兩應安七府州銀九萬兩共足八十四萬兩協濟河廣蘇江四府二十萬兩應安七府州十一萬兩廣西十萬兩浙江九萬兩共足五十萬兩協濟貴州總以五年爲率陸續分解三省助其買木其順永八府及各省直餘

銀解部接濟其各處協濟銀兩其應留何項錢糧或作何措處各該撫按上緊查議題行以上派定銀兩在各省直似覺稍侈然比之川湖時僅僅十分之二也不然三省子遺財力俱殫日不假給而各省直竟泄泄然不爲捐助無論非同舟之誼即律以臣子之義寧忍視宸居於秦越乎伏候

聖裁

一議專責成照得木數旣倍錢糧必多所藉以釐奸剔蠹注厯周祥全賴總理得人斯爲有濟則督木道之議必不可已今該四川撫按議委清軍督糧道布政王應麟前次請額傳

勅關防送令木官遵照管事合併行湖貴二省各設督木道一員遴選才品卓絕以充其任照例請給

勅書關防令其久任專理以便責成其通省府州縣衛所文武各官俱聽委用節制其間錢糧之綜核價值之盈縮委官之勤惰弊孔之禁塞皆于本官是賴此外各府州縣總統于督木則事有專屬旣非一柄兩持分理有人庶免宮商送奏誠爲妥便合候

聖裁

一議湖廣進獻照得進獻木植往牒昭然嘉靖年間則有藩府鄉官進木  
兩宮採木則有土官襲舍進木其他捐祿捐俸相率爭先要在鼓舞之耳今

三殿鼎建不殊

世廟以視

兩宮不啻數倍且過之則各王府以及大小臣工當必赴義恐後獨土司一項尤未招採今據湖廣  
撫按衙門列招誘土司應行三省但有土司進獻巨木即爲加恩其或犯有細過爭訟未結經年  
累月承襲無階者准行豁免保勘承襲即係土舍目把亦給冠帶如此招採土舍必有聞風興起  
者亦一奇也所獻木植即准抵該省原派之數伏候

聖裁

一議通阻泥照得三省木植採之蠻洞一切拽運必自川江疆界既分視同胡越據湖廣撫按所  
稱荆岳等府已採木植若重慶培萬等處執留此蓋不必然之慮耳若果有之則楚木終無解期  
矣其若誤

王事何合行四川撫按各買各運此後楚商所買山場楚木過到水次不得攔阻俾之蔽江而下庶

幾有濟伏候

聖裁

職按土舍獻木先朝舊事懸賞格以招之不若開赦罪之條寓治以不治之意也

萬曆四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一本爲循

祖制廣

聖恩懇乞

停遣內臣并酌議督織事宜以濟

上供以惜東南民力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浙江巡撫劉一焜浙江巡按李邦華工科給事中劉文炳揭帖到部送司看得東南民力至今日而彫敝極矣一困於織造重困於督織內臣而內臣之司房書門長隨人等實繁有徒彼皆市井無賴狐假鴟張上漏卮而下竭澤者也以故年來歲造之外改造添織非時無藝豈我



皇上之服

御賞賚果倍於曩者也哉多一疋織造則若輩多一疋侵牟機戶堂長有常例給發驗收有尅索  
往往藉

上供爲名陰以飽無涯之谿壑而如傳時傳曉一內監司房耳家資百萬於取之皆  
朝廷之錢糧與民間之肌髓也今兩浙三吳災侵頻仍逃亡相繼而改段

袍段動費數十萬金毫無額設撫按與職部方蒿目而憂無米之炊而內局而侍派且朝

上請而夕得

旨也頃劉成病故中外臣民咸欣欣焉異得此關近例從茲

停遣撫按鹽臣及移臣悉援先年成例以請夫使諸臣所請而或致段疋違悞

上供缺乏

皇上即不可信也乃管織有府佐驗收有藩司總覆有撫按即不遣內臣蘇杭之織造敢有違悞弗

前者乎

皇上又何賴於內臣而不亟罷也且罷一內臣而司房書門長隨等千餘人並罷不維紆生靈塗炭

之苦抑可塞狐鼠耗蠹之端

皇上之所爲固邦本而理財用計莫有急於此者信能行此將三吳兩浙織造第責成於本處之撫按不必更議及於催關之部也至於新增帶徵關稅悉內監巧爲逢迎潛攬權稅之權而爲之牙爪者藉其橫行地方挾詐商旅近蒙

恩詔蠲免三分之一而二分尙存應議併行全蠲等因案呈到部該臣查得內臣監織原非

舊制今劉成物故罷遣實惟其時大惟織監罷則供應省而地方有餘力耗蠹祛而錢糧有實用其於

上供段疋可必無悞撫按科臣持之是也南關主事一年差耳視撫按旣主客勢殊於有司又臂指難使督織終非所宜豈若責成撫按之爲便事哉科臣策之是也至於帶徵關稅蠲壹留貳與月攘者何殊况利於

上者少而害於民者多

天子富有四海豈與市井小民競錐刀之末乎撫按科臣並議豁之亦是也中外交章諄諄懇懇靜

聽踰月未蒙

兪旨臣竊怪之伏望

聖明留神省將織監關稅並

賜停罷督織事權仍歸撫按俾吳越灾黎超永劫之沉淪沾維新之減口歌

帝德而祝

萬壽者將與天無極矣

職按東南織造所以病民者非中使也因中使而司房書門長隨人等實繁有徒皆思糜其糶  
壑而卒不可廢故東南民力以竭也若以事權歸之撫按則有司奉行惟謹公私兩利矣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一本敬循職掌懇乞

聖明俯念民窮國匱節省織造潞紬事臣等近聞內承運庫傳奉

聖旨封發花樣下工部行山西司轉行山西布政司織造潞紬一萬三千八百疋臣仰窺

聖旨或以上供萬乘或以內備六宮費不及奢華豈爲糜既奉

綸綽敢不將承惟是樽節愛養者先賢之彝訓也審時度勢者馭世之微權也禮

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御必有八珍之味至於荒凶則徹膳降服則歲歉則示之以豐歲  
歉則示之以薄道固如是而已此今觀於天下何如哉江比荆南灾則湯沐之地病矣蘇松常鎮  
災則財賦之地病矣夫天下有幾幅員而重地受病若此在撫按諸臣方蒿目疚心而力爲請命  
在臺省諸臣亦疾首蹙額而代爲繳恩計

皇上必惻然動念者顧澗紬至一萬三千餘疋之工費不下二千餘萬金而竟責備於米谷半登之  
山西焉臣等度瘡痍未起加派難堪山西決有不辦矣若以爲取給之節慎庫則節慎庫之所入  
臣等得知其入矣今歲新收項下僅七十八萬三千七百有奇也節慎之所出臣等得知其出今  
歲開除項下至八十一萬九千六百有奇也日者羊羴段疋並傳導淮分黃並舉內帑不繼搜及  
外廩外廩未敷更借戶曹此非

陛下所聞乎倘不於是時刻意節縮縱財源如何亦終匱竭一或有緊急工程重大興作

朝廷又何以應之昔宋臣司馬光曰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飢寒所驅必爲盜  
賊此乃安危之本毋謂細事可忽臣等願

陛下有味於斯言也且臣等又經稽往牒復睹嘉靖八年

聖祖曾因灾荒盡止織造待豐年舉行迺

皇上臨御以來無論蘇杭告歉或准減免或准暫停

洪恩浩蕩連及東西即就潞紬一節在萬曆三年之數則二千八百四十疋而止也則十年之數則

四千八百餘疋而止也在十五年之數則四千八百疋而止也在十七年之數則五千疋而止也

至於今四千七百之帶造者尙未輸於

國門而一萬三千之傳造復行工部耶臣等繇前而觀數年而僅止數千不見不足繇今而觀一

皇上垂慈念一絲一縷盡屬閭閻脂膏一銖一兩足活灾疲數命特渙

德音

勅下工部將四月所傳亟爲催完以濟目前之急仍將近日所傳

俯賜暫停止候一二年另造如其必不可已亦望

皇上擇其少緩者酌量減省將見上光

聖德中紓

國計下寬民力一舉而至美備矣至於以後傳奉更乞從內閣票擬令調變者得關其忠從該科發抄令封駁者無溺其職庶成憲無斁亦足以昭大公於天下永永也

職按臣子進諫惟當稱引

祖宗已行故事足以動悟如此疏引

肅皇帝因灾荒盡止織造勝於引漢文後宮衣皂繡語太古久遠之事也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工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宋一韓等一本比歲織造太煩四方物力罕繼懇乞

聖明大施曠蕩之恩破格寬恤以培根本事臣等聞國浸昌者主必好儉國浸微者主必好奢今天下苦織造久矣頃承運太監孫順題催段疋一歲之間至于再三又見應天浙江撫按各以織造供應之艱爲百姓爭一旦之命從內監之請不復問民情窮餓仳儻之苦矣從撫按之請不復念上方服御頒賜之大矣是兩難也處兩難之勢使上不病國下不病民

皇上自宜爲久遠計非內外諸臣所能爲也請得而止言無諱可乎周禮外府歲終不會土后世子

之服有太宰九式之均節也上不敢逾式過供故人主侈心以式而節民力亦以式而養今惟歲造有額編經費其急缺坐派上供袍服俱空文令之設處那借而已規制不立故題派多而正供漸負是非古聖之式也

天子之服上法天時中得人和故服無妖年壽永久漢初尤爲近古趙春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非法服則不服也今一服可抵中家之產窮華極麗是非天地之數也

國家歲造有定數天順弘治年間有改造間一爲之未嘗于歲造之外倍有增派也自萬曆十年素紵絲改織金胸皆十七年素紵絲改織紅雲虎豹近紗羅改紵絲淺色改大紅矣其價愈培其應愈難是非

祖宗之制也作法于涼後世猶以奢敗故文景恭敬歲輸不過十笥孝元則三宮之費遂至巨萬矣年來題織數十萬疋費不可勝計今後世何以加乎是非子孫之觀也賞賚夷虜條籠在我且等威有辨豈宜概無分別今動稱賞賚逾時恐生虜疊又賞漸從厚級漸從貴日增一日何窮之有名借漢人羈靡之意實蹈宋人獻納之策是非中國之體也胄伍不隄而竭四方之力以奉之大非古人惜福之意竊謂

御用與賞用爲難獨廢第服御少存古人三院遺意寧過謂節嗇勿大靡費如例而止毋太濫是以損之道益之也一議也新造與舊造並督或獨其舊而專責其新或大減其新而俾盡完其舊是以舒之道急之也又一議也如此而後責撫按以遲誤之罪其又何辭即該庫亦無煩瑣催矣臣等又見織造有陝西羊絨陝西之隣近是皆荷戈辨向與

皇上捍衛封疆者也臨洮府若織絨漢中府苦易百姓逃徙十室而五此皆該省歲解不敢逾者徒以該司自織自解是如前撫臣顧其志亦言其處料甚難矣及今不大賜裁損三秦其能堪命乎是物與段疋不同日久妬朽徒費膏脂不無可惜亦望

皇上與省直段疋一并

勅下工部伏議上請地方幸甚

國家幸甚

臣按記曰天手莫非文繡也而皇后親蠶所以示衣之不易教儉也故織造之屢改日趨於奢豈惟民貧又移之國此疏當爲黼座告者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工部類 第二卷

萬曆叁拾柒年捌月貳拾壹日

工部署部事左侍郎王汝訓一本科臣參論有據內官誣蠱無端敬詳根繇併陳愚款乞

亟賜處分以伸公議以正

國家事臣惟天下有不可不伸之公議公議伸則衆憤舒而議莫公於臺諫天下有不容不正之

國法國法正則衆心協而法莫先於近習則今日科道該臣之論內官監太監陳永壽是已臣初署

部事徧詢各舖商疾苦及百計解免之故咸感額言錦衣衛百戶陳邦彥橫索舖墊繩繫榜掠不

戢不止問之則爲永壽兄也是時舖戶陳漢等屢告巡視衙門莫敢問而科臣李瑾聲其罪七月

十六日科臣胡嘉棟與臣部司務牛從極念收舖戶曾會木植內少四千餘根科臣裁其價會泣

云內監收舖墊銀六千兩猶勒索不已胡嘉棟疏其罪此皆衆人耳目事事有據永壽何爲而辨

即辨但當分疏曲解何爲橫肆污讒指爲死黨誣之以必無之事中之以必不可解之罪臣方謂

論者爲彈雀之珠不意其幾罹虎之口也臣方幸見論者爲應弦之羽不意其翕南箕之舌也豈天厭若輩兄弟稔惡陰奪其魄而假手於人以正其兇毒之慘乎抑豈怙寵滋驕窺闕

意旨信口抵刺以爲箝制之計乎臣請竟其說夫舖商非異類皆

累朝休養之以衛京師驅使供辦莫非

朝廷之赤子財物非神輸皆有司鞭敲之以入帑藏水衡金錢莫非百姓之膏血

皇上奉天惠民聚人理財惟是九卿科道分治其事手足耳目聯爲一體然後民安而財用不匱永

壽等百計魚肉科臣屢疏爲諸商請旦夕之命永壽等囊括捆載科臣屢疏力與爭銖兩之費至

於臣部營繕司郎中張嘉言勁直特操錚錚奉職不欲輕發一錢徇一人非豔名扳附要以協心

戮力各成其爲國爲民之志譬之人家臣部守藏者也陳永壽攘竊者也陳邦彥橫擢者也科臣

胡嘉棟李瑾職司糾詰鳴鼓而攻之者也假令主人延盜入室陰利獻納而忘其爲吾所有且不

欲攻者暴其事將安用守藏爲哉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總之臣以非人濫攝邦土精誠不足以感

動

君心威望不足以檢制群邪使侵牟帑藏流毒市民貽累

聖德則臣之愧臣志在鋤奸不能與晉陽之甲掃除君側至煩白簡橫被反噬將爲一網之計則臣之憂方今

大工煩興征輸如流及今不懲將腴海內之脂膏不足填內臣之谿壑恐效尤者衆貽禍

宗社則臣之懼伏乞

簡用新推本部尙書容臣解印務卑高圖歸計伏望

檢發科道諸疏

亟賜處分夫公議伸於台諫則群囂自息法令行於近習則

國勢益尊不獨工程易竣財阜民安而

社稷之安長治之慶端在於此惟

聖明垂察

職按今海內民力困於重役者皆爲

上供錢糧一經內府交收鋪墊無復限制而陳永壽其尤甚者耳王汝訓先朝遺直於此疏見其一

斑

萬曆叁拾柒年拾月拾柒日

直隸巡按顏思忠一本敬陳末議申飭漕規以圖永利以祛積玩事職欽承

簡命監察河漕日夕兢兢竭蹶催償一切過淮過洪起納舉刺悉皆循例報

聞竊嘗細查各官條陳至爲精密而皆不能著實舉行目擊積弊心懷杞憂沿途咨詢隨時勘覈查  
有關係河漕最爲緊要者不揣狂愚列款上

請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酌議施行

計開

一建閘壩以竟前工照得泲河行運六年頗稱利涉惟徐塘猫窩等處流沙爲患先經河臣議於  
閻家集田家口吳家冲建閘三座以備蓄積又於徐塘河王文溝王市溝建議水石壩以備分洩  
張村長旺等口各築截河二壩以遏流沙此皆碩畫計謨鑿鑿可行者嗣因錢糧難措未尙興舉  
今河雖通行功虧一簣欲圖久遠前項閘壩不可不早建也然閘壩建矣濬河之後歲不能免窄

者應闊十丈淺者應深伍尺劉家口已有障沙土壩此水此沙須有歸著查有馬家口可通落馬諸湖須將此口以前積沙濬治四尺此沙亦自消除所用夫役於臨河各州縣徭夫內擇其河防稍緩者哀撥三四名隨時修理不必另添人夫不必另議工食而泲河可告成功矣頃職渡泲北上按山東道府及管河通同知條陳謂水惟源遠乃流長泲河之水全藉南旺蜀山安山諸泉爲之灌注須大加疏通令泉脉活潑滂沛則下流自充裕不窮又滄浪水改從針溝口入泲候遷台莊頓莊閘皆得此水之利令劉家口在萬年閘上皆有小溝與滄浪商量加疏濬塞針溝口引水直通劉家口萬年而上五閘均得接濟自源槩委亦助泲濟運之上策也夫有閘壩以蓄水有泉源以益水則泲爲全河寧有窄淤之患哉伏候

聖裁

一分官建驛以保萬全照得泲河南北二百六十里人舍稀少盜賊公行頻年抽幫劫財傷人則防護之計疏也况官使絡驛州縣應時皆出百里之外窮夫枵腹應役使客守候羈程兩屬艱難且河官距河遼遠修濬何能躬親即遣人黜閘亦多隱蔽僅存挑濬之名耳種種調度無策共稱泲河不便良有以也相應酌量程途除萬家莊設有水驛外將徐州水驛移之泲溝邳州水驛移

之田家口驛遞既定勞役適均又比照泊頭張秋分府事例除濟寧管河同知見驛南陽外將兗州泲河通判移住台莊徐州管河同知移住王市口邳州管河同知移直河信地既分修濬益勵每春秋行運之時將徐州參將移住貓窩地方沙溝守備移住韓莊鄒山地方仍各置巡舡十隻分巡河道各官有能濬河深闊不阻糧運防護勤謹不致疎虞者即舉薦陞擢淺阻失事分別參處夫有三驛以供迎送有河官以督修濬而又有將官以資彈壓文武棋布郵亭蟬聯南北相通聲勢相倚盜賊必且遠遁皇華不致遲留船隻通行河渠清肅人人稱便誰肯甘冒險濤哉若慮建驛修船不免使費則每驛不過用銀百兩每船不過用銀十兩總計用銀四百有奇職院見有設處修驛銀三百餘兩再動歲修百金何難修建官只轉移不必另設何憚而不爲也伏候

聖裁

一核造船以資輓運照得糧運重務以足舡爲急近因木料缺乏造船未得如數且術所損壞船隻原板不足或三四分或五六分交之廠中而造舡官役百計需索使用既足可以前價后誅求未厭又必坐守經年如節年廠內一年補舊船若干造漫無數目可稽即部臣催之甚嚴下官泄泄如故亦有運官不親押空從陸先回任憑旗軍漂壞盜賣慮賠底板竟不赴廠成造印官又不

先期給文催押送廠以致新運缺船借僱洒帶遲悞後期弊皆坐此合無自今以後責成漕儲道嚴督把總於完糧回空之日務同運官親押仍查回空舡內應造若干減存舡應造若干先數目姓名備行造冊報總漕及職衙門即知會該廠分司併行印官即時給文押發缺船旗甲交板成造定限該廠一年之內舊船盡行造完仍造新船若干俱如近年額數舡完交付官旗領駕該道把總仍取完狀繳報知缺舡不報責在把總印運等官有板不造責在該廠委官每年仍行司道委風力推官備查造過新舊船隻及過錢糧實數有無短少冒破各官果能如數如期造報者另爲題

請優叙其悞事溺職者特行參處庶漕舡備而糧運有賴稽核明而各官知勵矣伏候  
聖裁

一修潞河以濟起納照得潞河自通州至河西務不足百里共有五十九淺

准分委州縣佐領畫地挑濬遇船阻淺併力輓拽法非不善乃各官又有小委省祭等官串同夫頭包攬額夫不實修工坐冒錢糧指爲流沙不能挑濬以便偷安今歲糧運甚早六七月鱗次在河尤延至九月中旬告竣則以淺阻之故耳該職會同管理惠河工部郎中陸基恕親督管河等官



調集人夫挨次挑脩用筐盛沙用船運岸不終日而船即可行沙又何嘗不可濬乎自今以後行令管河分司及壩州密雲道著落州縣印官於每年春月親選精壯淺夫逐名呈驗分發委官照依方預行撈濬至秋糧盛行尤爲吃緊司道親行查勘某處大淺某處次淺齊集軍夫併力用工挑完一淺再挑一淺州縣正官親督毋得但憑小委虛應故事州縣原有淺夫工食衛所額有月支糧米扣留倉庫正身修工對名支散如缺額夫即時僱募一無虛冒其工必倍每淺設雜木船一二隻每隻不過費銀六兩即於曠夫銀內取買以備裝載泥沙之用此亦與陸郎中再三酌議可行者著實行之其沙雖留隨壅隨濬自不淺阻仍聽職衙門於價運起納之日查驗通塞分別勤惰附舉効疏內用示懲勸其佐領等官一併參究庶人心儆肅河工漕舡可直抵二壩起納可計日報完矣伏候

聖裁

一嚴法令以肅漕政照得

國家所以震懾人心者獨有此法令耳法令行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則千萬人懲法令不行則有功不賞有罪不罰而官軍解體漕政大壞矣議單過准有賞責竣有舉刺法令似嚴乃船到

無米米在無船選旗賣富差貧運糧偷盜把欠及臨倉脫逃遺累運官把總賠納參降比至呈追  
又告貪官嚼軍法令安在乎合無自今以後

特勅總漕申有功令嚴核監兌司道著實舉行各置比簿一扇印發各該把總轉行運官一補旗二  
造船三交兌四并幫五過淮六過洪七抵通八過壩九回空十完糧填註月日投驗聽比如有司  
不依期征收舡到而糧不交兌者監司呈報參罰運官不速赴水次糧在而缺船兌運者即行責  
戒聽參見年運議繇把總選定類送司道悞事者連坐無辭新運旗甲須官僉選類送把總失事  
者同究何說官乏賢良旗解般實各衛所通融選補印官所官好吝不發者壞事盜糧一體參賠  
沿途偷盜起欠逃避者比照監守自盜及臨陣脫逃擬罪調發極邊衛分仍追家屬賠償回空運  
延查依限單發落折舡盜賣亦以監守自盜重究隨幫官不親押空交代領運官不查完報者不  
准掌印管事仍行提問總聽漕儲督糧各道嚴查參呈過淮違限照例捆打問委府廳製舡舡糧  
懲一警百誰敢行私內有依期到淮糧米乾淨足數者重加獎賞沿途勤謹先行抵通交納完足  
者即行薦揚運官以糧爲主糧旣早交如臨陣克敵何爲不薦糧若差池縱有他長亦不足贖祗  
據當年勤惰分別舉劾則人人激勵踴躍爭先苟舍現前而求往跡不無虛捏妄報何以服人心

而風后運乎總之賞罰當則勸懲自速法令行人不敢犯若管糧官指稱儀節科派糧里餽送常例水手藉以侵漁如江西監兌所條陳及運官剝削旗軍把總聽受運官餽遣通同作弊如往年不肖所行者亦當一體嚴禁有犯即以貪婪特參此又端本澄源之急務也蓋官不剝軍自能沿途約束把總不受餽自能隨事稽察上下一心彼此防範而又何弊之敢生故嚴法令以一人心明賞罰以速糧運乃一定不易之理不過舉議單之所併載者申飭而實之耳豈有迂遠難行之事哉伏候

聖裁

職按洳河之役至近歲始即工運道永賴矣但慮始固難樂成亦不易如所云置驛建牙設官驛將不過一轉移之間此疏鑿鑿可行也

萬曆肆拾陸年陸月貳拾叁日

工部一本漕政雖新漕務未飭敬

陳責實事宜以求後效事都水司案呈奉

本部送據清江廠主事錢文薦具呈到部送司查議案到呈部臣惟轉漕重務

國家命脉所關其專使而責成者在管廠之主事其分曹而受事者有新設之同知就中諸商各役蠹弊叢生南北觀望稽留上下因循廢弛主事錢文薦蒞任之始銳意改弦調停弊畫具中機宜所裨於漕政之永利者非淺鮮矣即今東陲有事軍興之需寔資飛輓船政尤爲吃緊既經該司摘呈前來相應依議題請除部一面通行內外衙門外伏望我

皇上委念軍

國大計即

賜

允發以便遵照施行

計開

一分職守以課功成據主事錢文薦呈稱議得提舉改而同知體統較尊權較重矣今木之聚於荆者旣未能無蹶而至匠之聚於淮者又未能無米而炊而徒使兩同知仰屋切嘆瘵職滋擾非體也近委習同知督木往楚催商赴淮能已見於行事矣恐後來猶有遺議自今以始兩同知旣

分東西二廠合無委東廠造船即委西廠買木而西廠印務亦東廠兼攝之兩歲互相更換三年一考成果稱厥職則才猷敏練郡丞豈宜久淹如悞公事則志氣憤頽漕務豈堪再壞賢才超升之劣者斥

襁之如此則勞逸均於下而事不慮獨瘁功過陳於前而責無容他諉庶於漕務有效矣等因到部

前件

該臣看得買木貴得良材造舡必期適用兩者相須而病重也今同知既有東西又分兩廠據議一年買木一年造船勞逸既以適均而印務交兼支銷不紊錢糧自是清楚事權歸一肘無旁擊之虞職守分明官覺考成之易從此人知振刷船與木均有攸賴矣相應依議伏候

聖裁

一嚴督率以集物料據主事錢文薦呈稱議得先年木多價賤或買儀具或買天寧不告窘也迨後工作繁興價值湧貴乃始改買荊州而奸商因緣爲市逋負貽累於是不得已而以招商之權委之荆糧道又不得已而以發銀之權委之荆有司然不知多一衙即多一衙門之使費爲今之

計即同知買木即委同知一面率商偕往荆關一面解銀暫寄荆庫俟木集而發價木行而押牌共見共知同作同止無許奸商營私而久留亦無許貪商得利而故賣如此則往來迅速既不至有淹滯之憂材物精良又不至有折壞之患庶於漕務有效矣等因到部

前件

該臣部看得荆州爲聚木淵藪自木價久騰而商多逋負於是以招商屬荆糧道而以發銀委荆有司此舊例也惟是衙門轉摺既多使費煩難加倍兼以市驛廠官陽播陰弄寧不重剝軍商而大誤缸政耶今議以同知率商偕往荆買解銀暫寄荆庫使利權總握於郡丞而出入難掩於衆目木集而價無留難價發而木隨輸運羣小無所肆其奸弊則官木自不患其枯窳此於漕政大有裨矣相應依議伏候

聖裁

一體寅恭以免逗遛據主事錢文薦呈稱議得造船集木自有缸廠之木商南兵工二部亦有二部之木商今漕木抵龍江廠抽稅已畢投送兵部則選其精以充馬船之用投送工部又選其精以充運缸之用其用者既多其不用者又不速發此孰非

王事而乃獨令漕廠之坐困也此在舊時二部得執以爲口實今既特設同知專領則風馬牛不相及也自今以始各自委官領銀各自招商買木如此則彼此分職各相化於無言南北並營各務歸於有濟庶於漕務有效矣等因到部

前件

該臣部看得淮廠有漕木

南京兵工二部有馬船運船之木奸商以木爲市凡用木衙門在此領銀在彼罣欠故漕木經關抽稅者舊規必投送兩部分司聽其揀留而揀留之餘未免停關弊所從來矣前署廠主事樊良樞建議請放木以急漕蓋謂漕廠

京廠各有專司漕商

京商宜有定役而一名兩領彼此牽制今既改議專委同知督商買木則與南部無干又曷爲投送兩部而兩部又豈能以無涉之木執當年舊例而截留之委官既分招商務別南北各自爲收罣欠聽其追比先放者沿流鼓楫既無時日之虞續完者美質良材俱堪濟川之用相應依議伏候

聖裁

一增價以圖堅久據主事錢文薦呈稱議得先是署漕樊郎中曾爲浙令欲做浙議增價值載在案卷據浙江督糧道申詳每缸一隻給價六十兩九年一造今漕船計價則五十九兩零五分計限則十年價縮於浙而限盈於浙非漕政之善也且漕缸之所以必限於十年者抑自有說凡缸用楠木性堅而耐久用杉木即脆而易壞誌書所載皆楠木也今楠木貴而勢不能獨累商矣楠木少而不能不撓用雜木矣今職不敢過爲侈大之論或如樊郎中議姑做浙規而稍增之計增限一年即增價六兩五錢但價已議增費從何出樊郎中以爲取之火料餘糧與梳之節省改造之減糧而足矣查改造業已分派無容復議惟以梳木之節省可用火料之餘糧可支如此則商利厚值而賠累已甦廠獲堅材而舟楫有濟庶於漕務有效矣等因到部

前件

該臣部看得漕倚於木木集於商自商困而木艱致船朽而漕敝故欲裕漕者必先爲裕商計也據議不用增派但以火料餘銀做浙船之例通融均劑計每船一隻加年限銀壹兩五錢其餘照例請益官不費

帑藏而用得以取盈商不憂賠累而船得以經久此兩利之術也相應依議伏候



聖裁

臣按買木造船委荊州府道舊制也此疏言多一衙門即多一衙門之使費故議設同知以專其事任而南部亦不得分其權便於商即便於漕矣

萬曆叁拾伍年拾貳月貳拾壹日

工部營繕司主事范汝梓一本富商紛紛營免大傷

國體并陳耗蠹根源乞

勅釐正以裨

國用事該臣堂官以

內供時不可缺僉商勢不容緩題奉

欽依會同科道審報于檄等二十二名具題隨奉

依擬詎意續奉

聖旨優免張良棟十二名臣堂官與巡視廠庫科道相顧駭愕上疏力懇收回

成命并乞

勅查以絕虛冒方謂

皇上大奮乾斷

特賜轉圜不意

天聽彌高昨左九疇等又紛紛奉

旨免也各商差重累深勢難破家充役今京師富家大抵有預買職銜竄入侍衛金吾之籍依叢抵

社爲倖免地富者旣以鑽求盡脫貧者又以疲窘難支再報將騷動編氓不報必稽悞供應

皇上試思今日能將

內供興作一切報罷乎抑令一二疲商赤手枝梧便可了事乎况今急務若補大僚若下考選若起

廢諸疏久寢不下而獨免商一節動輒得

俞倖門傍啟錢神恣行

宸斷愈輕綱維盡裂異日有大機急事亦將從旁入請從中出

旨且一出而不可復收乎

國體大傷釀患不小

皇上倘憐商困如

明旨所稱核虛實杜囑托減墊費禁需索等項皆係吃緊要務臣復何贅乃疲商受困尚有耗蠹根源爲今日一膏肓大害此關不破則商困必不可甦臣請畢其說焉蓋商戶之破家繇將作繁而墊費之弊不可革繙錢之冒破繇多寡溷而料計之估無所歸臣查

宮府監局錢糧歲有定額所出稍有浮費商戶尙可支撐惟

國家歲有意外興作必先踏勘計料內監同科道部臣奉

命以往乃應造應修幾何應費物料夫匠幾何盡繇內監憑臆而決外臣不得與也內監報

命一筆自開開數萬則數萬開數千則數千尋得

愈旨而臣部止以以三分存一之例括庫藏而應矣豈知名雖會料實出中官之獨裁即留一分已極二分之多派最可笑者業已從節省而僅留一分何又捏他端而併歸其私囊是在本部方欲慎料估以杜浮靡而彼反借以營兔窟在本部方欲議存留以待別用而彼反借以飽狼貪則物力安得不訕商戶安得不困乎臣竊謂與其忿屑越而空爭于料計之後孰若嚴估算而豫裁于

料計之時請自今凡有興作科道部臣與內監逐一以公酌量應造應修所費金錢數目公同填註具題奉

旨施行則錢料庶無濫費水衡不至一空且數既約于限中勢難浮于限外墊費自省而商役亦可強支矣釐弊甦商此第一義伏冀

皇上檢發臣堂官科道前疏

收回

成命

勅下復查至於後來各工料計不得獨任中官務

勅外臣酌議開實數上請仍著爲令庶留商不得以倖竇視避而體統尊內帑不得以無藝苛求而耗蠹絕臣工官也數年拮据稔弊臣不敢緘默惟

聖明留神裁察焉

職按

朝廷有大工作必內監同科道部臣銜

命估計及估計已定科道部臣並不報

命只憑內官獨自具題多少任意此爲濫冒之根也

萬曆叁拾伍年肆月初貳日

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一本爲稽積弊以裨實用事臣待罪工垣巡視節慎庫盜甲王恭二廠業已年餘每思

國家害空虛之病急可緩之工既非巧婦又當無米之炊旣空拳矣又饒無名之費如每一興作庫

藏發百萬

朝廷止得十餘萬金之用焉庫藏發十萬

朝廷止得萬餘金之用焉所以然者題請出自

內廷職不繇工部以故財之生也非徵之吸髓則得之鬻爵乃財之耗也旣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朝廷以煩費而窮事功不當古人之半百姓以剝削而窮膏血不佐公家之急誠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竊意雖有管仲劉晏不能理今之天下矣夫財者國之命脉也譬之人身命脉游而漫無所著

則秦扁望之而却走如此之景象

皇上可置之而不一問乎臣敢以身經目擊庫藏事宜調爲數款伏冀

聖明省覽施行

計開

一議覆辨凡遇興作修緝內監題三分該部會同踏看後題覆辦二分存留一分爲

朝廷節省美意但所辦二分其中冒破已不貲矣臣經收橋梁與感恩殿得實用者不過二三萬金焉不惟掩少爲多將惡抵美即一木一縷具足甚精纔過眼即化爲烏有矣可見足數欠數統歸無用今後合無原題三分只派辦一分儘可足用則會收者差可解嘲而

朝廷實受節省之益矣伏候

聖裁

一議對同凡會收錢糧訖則本部移文列款于巡視衙門取其相對而同也夫對同既出于會收之後則會收不久自當速書對同使舖商實收關領如臣三十四年 月內會徐范二主事收楊璋橋梁錢糧其實在木料不過萬金彼時衆口嘖嘖謂此番錢糧費用多要領銀肆萬餘金臣已

訝其言之過當直延至八月二十五日方接本工對同閱其數則伍萬叁千叁百餘兩矣比舊聞又增壹萬叁千矣夫以萬金工本而鋪墊與別費多至肆萬餘金不大可駭臣雖裁去其捌千兩而餘竟不可窮詰矣凡此速爲對同一可杜吏胥之那移一可以蘇罷商之痛苦伏候

聖裁

一議僉派查得先年僉報舖商數十餘名衆輕易舉公事不悞蓋因庫銀充足隨到隨領舖墊使費輕少故彼各樂于趨事近因舖墊太重庫銀如洗一遇僉商京師擾動如就死地即今見在舖商傾家逃竄止剩六名工役繁興年例柴炭每年動經數十萬而大工題辦不與焉以六名之疲商奚能供若此之重役此僉商之所必不可免者但僉商臨時惟憑舊商口報不行拘審以至奸商驅詐不遂即行警報又將職官勳戚生員的名混報及至具題而彼題免告退逃竄者已去十之五矣紛紛煩擾不成事體合無查照萬曆三十節年事例責令舊商將殷實人戶開報到官臣等逐名審的即行五城兵馬司掌印官行拘申解會同四司逐名面審如報不的即同原報而實釋放若真正殷實一面題開一面押解本部著役如有恃玩阻撓者即行叅送伏候

聖裁

一議覆實收查得各工舖鑿灰車等戶夫匠等役做辦過一應工料銀兩多因實收稽遲官吏代增那移作弊今後實收掛號容巡視仍移文該司轉行本工查回數目相同方准掛號其夫匠等役向係土著與流寓殷實之家應役近有無籍流寓投充數多今後夫匠該司會同本科道查係土著殷實之家方准收役如不係土著殷實投充冒名者不許著役領銀伏候

聖裁

一議題留本部應解銀兩自有成數近因各工繁興入少用多實不敷用又兼各處奏

留甚多即如南京例銀銅商赴彼徑領以致庫藏如洗今後各省一應錢糧俱要盡行解部遇有緊急錢糧該省自行設處不得仍前奏留致紊舊制伏候

聖裁

一議止煩擾查得預支一節通狀到部批司行本工查回方給周折煩難及至查回給領掛號已十費其二矣到庫守候不能按數給領本工責比錢糧揭債辦納銀未領完而費已十之四五矣各役烏得不困累乎蓋物料之美惡工程之遲速本工職掌題辦物料出批數目該司職掌况既經會估該司業已給批派辦則執批關領不係詐冒關領可知又何必復行查本工以滋一番之



擾今後預支本司掌印徑自擬數呈堂定奪批准即給手本領狀掛號赴庫關領不必行查伏候

聖裁

一議禁冒濫查得各工委官鑽求用至十數員每員下書役數名橫行需索各役苦累不堪今後委官查係本部屬官或各衛賢能經歷方准差委其十庫候缺大使及省祭等官不得濫委無分大小工程差委各官俱要知會本科道如踵前弊即行裁革伏候

聖裁

一議覈夫匠日工物價經年不出實收賙官更之時以一作十以千作萬多方滋弊今後不分大小工程委官將上過物件做過日工查開的數造冊一本每月親賚呈遞案候稽查伏候

聖裁

一議本商免支應領價銀該司徑自免給出咨不繇本科道查覆相沿有日今後各商應領價值將該司印給領狀并援例庫帖俱先赴巡視衙門掛號候下庫之日到庫公同標貯領狀及庫帖作收作放發驗給庫收次日仍赴科道銷號隨將庫收投該司驗實然後出咨如庫收未經銷號先行出咨者即以虛冒論如此免支清白虛冒無繇伏候

聖裁

職按

京師舖商僉派不均處極重難反之勢危民易與爲非况怨民乎脫有戒嚴內變叵測長養休息宜蚤爲計矣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工部類 第三卷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

南京鴻臚寺卿張朝瑞一本黃河西徙運道可虞懇乞

聖明廣詢獨斷亟復徐邳舊河道以保萬世治安事臣聞稱古今大水曰江淮河漢稱四瀆曰江淮河濟南條爲江漢北條爲河濟漢水入江濟水復流今淮江二水最大而三水俱至今淮揚安州二府地方入海且寶應高郵邵伯諸河環侵數百里又界在江淮之間呼吸吞吐相通兼而治之實難嘗考禹貢諸書大禹岷山導江過九江東爲中江入於海岷山在今四川茂州九江在今湖廣巴陵縣中江在今揚州府通州此江之故道也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桐柏在今河南唐縣會泗沂在今淮安府清河縣入海在淮安府安東此淮之故道也導河積石東過洛汭北入於海積石在今陝西河州西寧西衛界中洛汭在今河南鞏縣入海在今直隸撫寧縣此河之故道也迨魯哀公九年吳欲會晉潢池城邗溝而江淮始通邗溝在揚州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今山陽縣新莊閘北與淮通儀真縣羅泗橋閘南與江通二千年來並未改其相通之舊河自宋神宗熙寧十年決澶州一派合北清河入於海一派合南清河入於淮而河始南徙至今因之此江淮河通流之始末也蓋天地初闢江自爲江淮自爲淮河自爲河各一其道者天地之所以分其流也人所不能違也天地旣闢江與淮通淮與河會陵谷易位百川沸騰天地且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是故善治水者遵古聖之法順山川之理本真實之心集衆庶之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一身功名計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而不爲常試漫爲計可分則分可合則合而不爲膠柱鼓瑟計庶無愧於河臣矣今之分黃導淮者可異焉請先舉其治水之失然後自陳一得惟我皇上嘗之夫淮與河合自宋熙寧以來五百有餘歲矣泗州向無水患也至萬曆七年泗州之東築高家堰以遏淮而淮始爲

泗陵患欲拯患宜導淮欲導淮宜議高家堰漕臣尙書褚鈇謂

泗陵水患病在高家堰而開周家橋建高良間閘正其對症之藥其說甚善奈何好事者偶爲分黃

導淮之議不知淮之患在泗州地方黃之流在清河地方相去二百里而遙黃爲患宜分黃宜導

黃淮爲患宜分淮宜導淮各因水勢而利導之自得其理乃分清河之黃以導泗州相去二百里

之淮是隔靴搔癢也且漢北流於江黃南徙入於淮均以千百年計矣並未有議分之者今導江者不聞分漢而導河者獨可分黃乎近日淮流稍安泗患稍減皆開橋建閘之功分黃曷與焉其失一凡水合則力強力強則流急流急則河濶分則力弱力弱則流緩流緩則沙淤河不西行所從來矣至入海之處尤宜會同黃神禹導河既分一爲九以殺其湧洶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其奔放之冲禹貢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清河縣黃家壩去入海處僅三十里當此境界合萬派爲一流猶懼其分乃開一新河分黃河而二之神禹合其流於入海之處河臣分其流於入海之處是反症行醫也今舊河深濶如常新河淤淺日甚新河未開不見害新河既開不見利而帑金六十餘萬漕糧三十餘萬丁夫一十四萬徒付諸東流矣且舊河行新河必塞新河行舊河必塞舊行新塞猶可脫或新行舊塞如三十里運道何近有欲開腰舖河者幸得撫按之辨而止黃家壩去腰舖僅五里許是止一腰舖河又開一腰舖河也可勿思耶其失二防河如防虜自古記之其巡視貴勤其防備貴預也黃壩口之決也非一日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內職爲山東濟寧河道副使曹移文黃河官云黃河今決而爲二舊河自河南山東過徐州之鎮口新河由單縣黃壩口達徐州北門之小浮橋河無兩河宜定於一此黃河應之當謀

者具在也十月臣奉

命調任浙江顧五六年來視爲緩圖涓涓不塞流注成河而黃壩口遂大決由西而南漫流宿州等處五百餘里至宿遷縣南始會舊河而徐呂邳宿三百餘里運道河流乾涸漕舟淺閣築堰剝淺艱苦萬狀遂遺公私無窮之患寧非漫藏誨盜引賊入室乎其失三此三失爲功爲罪必有能辨之者乃河道諸臣居功不疑且漫爲黃壩口必不可塞徐邳河必不可復之說而舉朝無有非之者其亦未之思矣然則如何而後可亦曰塞黃壩口以復徐邳故道而已矣

國家借河濟運經營二百餘年而始成故徐呂邳宿運道不可輕棄也今徐呂二洪地勢已久淤而高黃壩口地勢以新決而下水無不下其性固然邇春夏之交河由黃壩口沛然就下徐呂運道幾絕矣賴

聖明政限河臣乘夏水驟發導引黃河之餘彼小浮橋漕艘始克過蓋一時之幸而非長久之計倘日後黃壩口益深徐呂洪益高引水不來則江南四百萬糶糧何以處之故欲爲運道計宜亟復徐邳河欲復徐邳河宜先早塞黃壩口黃壩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黃壩口不止則徐呂水不行此定勢也臣嘗聞諸父老塞全河難塞支河易今黃河分有三枝一枝流鎮口一枝流浮橋黃壩

口特其枝流之大者在夏秋雖濶在冬春則狹在夏秋雖深在冬春則淺塞之無難費亦不巨爲今之計宜乘冬月水落併力塞之俾河由徐呂邳宿入海以復運道之舊甚爲便計如故淤淺或因水勢以刷之或因人力以濬之夏秋水漲或葺遙堤以奠之或整滾水閘壩以宣之隨時講求自有前人已試之法在焉昔元至正中河決濟齊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大發兵民以修黃陵口五閱月而堤成今日亦當如是矣徐邳故道旣復於黃家壩新河即當廢棄夫新河旣無益於

泗陵其

國計民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當亟棄明矣往見河臣每每申飭新河善後事宜蓋欲成就前謀耳曷思新河旣誤防河尤誤一日防河則有一日之勞聞清黃安東等縣事煩民擾怨入骨髓以有限之財無辜之民而用諸無益之工仁人之所甚隱也繼復將桃源縣地方崔鎮徐州等處議減水石壩四座俱移用新河夫遙堤千里而以減水四壩佐之乃河臣尙書潘季馴遠識請旨創建者一壩費銀二萬餘兩四壩費銀八萬餘兩一旦毀壞識者惜之惜其無益以小智而防大智也昔河臣都御史胡桂芳開草灣河凌雲翼開楊家廟河舒應龍開性義嶺河俱奉



欽依今皆廢棄合無弛河之防寬民之力新河聽其自通自塞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早棄一日則民受一日之賜江北其少蘇乎至於高家壩之議尙有未盡者近高家堰築壩建閘亦無遺策然萬曆二十四年泗水未見全消而高寶之民胥稱魚鱉何哉其泗水未全消者蓋聞泗州有浮水有積水浮水害大而去速積水害小而去遲諸閘旣闢浮水不足慮矣若夫存積之水謂宜令民有河渠者濬其河渠有溝洫者深其溝洫小者民治大者官治俾水有所歸而不爲害或教以三吳水利之法相率治渠灌田則積水漸消民田適治亦泗民之永利也其高寶湖水倏然盈溢者蓋高堰以裏上流也高堰以外下流也上流之壩閘盡闢勢若建瓴而下流之水道未開由如井底淹沒田廬勢固然耳今高堰一帶閘壩不可不闢也亦不可深闢也宜相地里遠近勢之高下於堰外有溝港行水之處狹者爲減水石閘關者爲滾水壩閘用石塊爲兩牆中口不絕木板以便啟閉惟鋪石密固以爲閘底此堰底高數尺水多聽其減去壩視堰卑可五尺濶可二十丈長可一百丈敷箝石板令犬牙相入以爲跌水之路庶閘壩有定衡之水流有定則每歲淮水小則聽其順閘壩之內以入海淮水大則聽其滾閘壩之外以入湖庶淮水湖水各得其平堰裏堰外各得其所泗州人民不起盜決之念

祖陵風水永無破壞之虞蓋一舉兼得之術也昔宋徽宗時發運副使柳廷俊言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水門斗閘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國朝尙書宋禮築東平州戴村土閘以遏汶水又留坎河口以洩之都御史萬恭給事中常居敬師禮之意將坎河口築爲滾水石壩壩其水於內者所以節之也爲濟運計也一節一宜自昔皆然今高堰設築閘壩豈無稽之言哉若堰外有溝港之處則乘水涸疏濬以漸而得深令其流於河渠或直入運道或馴入江海又決茅塘港深金家灣澗芒稻開瓜州閘及子嬰溝等處以爲宣洩之計固非任其下流之冲決民田而莫爲之所也抑臣又有說焉語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故爲河臣者不輕議事不輕役民而庶務就理者正謂知者之無事日有建白日有修舉而無大關係者祇謂庸人之煩擾耳蓋治水向無全功黃河來自天上鯀之罔績也以九載禹之成功也以八年倘聖明不責效於期年三月之間而論功於三年必世之後斯善於任河臣矣近日河臣經理周悉糧船盡過不言而事濟似爲得體第恐其拘於前議未即毅然出一遠猷且分黃導淮之論有誤後世臣生長黃淮之濱曾爲河官聞見頗真不敢上負

國恩故不得已而有言也伏望

皇上軫念漕儲至重運道至急

勅下工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伏請

明旨咨行漕河都御史會同巡撫都御史并巡按巡鹽巡漕察院等衙門從公會議及時舉行仍乞  
天語叮嚀河臣毋執一己之成心致悞

國家之大計或任事之時誤聽人言今日不妨虛心講究萬世治安將在於此臣朴忠自許不避嫌  
忌無任惶懼待

命之至

職按

神祖朝行河大臣議論相反幾於人鑿一河未覩其利先受其害而分黃導淮尤計之外者惟張朝  
瑞此疏極切事情太史公河渠書所必採者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直隸巡按孔貞一一本爲沕河報竣壩口易決敬陳目擊形勢詳陳一得懇祈

聖明垂鑒以竟厥工以成永賴事臣催價糧運由瓜儀陽而止至五月末旬盡數過淮已循例馳報行當進直河入沕口過夏鎮抵灣上倉矣顧沕河時淺時深時通時塞不能依期前進已經會同漕河諸臣并移文各運官兩河並進具疏奏

聞外臣即從宿遷馳至直口進百餘里過王市探沕口窮二日之力的見開濬之宜敬以上陳夫沕河水源發自蒙陰諸泉時有消長而河形亦且高下不齊目今總河大臣集衆思圖永賴不辭草創之難不憚拮据之勞分官畫地開窄濬淺築壩建閘不數萬錢穀而成二百六十里之河不三四月而貽千百世之利蓋力已無遺而功獨稱鉅矣第估計太窄時日太迫官役俱利速成開濬遂不如式就中隅頭集上下及蘇家集淺處船船起剝應當大爲挑濬深至丈餘可也鞏家莊及墩裏集沙淤處隨撈隨淤蓋兩岸俱是流沙水至則沙隨水散雨過則沙隨雨溢烏能持久應當做高寶一帶用木椿板廂以堵塞浮沙可也王市口最屬要害蓋地源多沙沙從底透草柔土疎不耐衝刷水急流湍數日即決苟非大費物力石砌水壩則衝決不常此必不得之數進直口數十里河身太窄當大爲展拓且進口處黃沕交會之區黃低沕高非石砌大閘以時蓄洩則水之所注一洩無餘終難利涉矣韓莊梁城一帶并劉昌莊萬家莊等處近湖榜山岸水鑿石開拓自

是費力今尙仍舊勢而未及加濶則石礮堅硬之處河身猶窄水流不暢而江右湖省重大之船轉動艱澀則併力分工展濶濬深不宜憚難矣蓋河身原有寬窄而其中且多砂礪水少則膠水多則溢至伏水一發寬平之處水勢泛漫牽路斷絕船無正道揚帆亦難此非有大隄以防之則亦難取效也總之臣前所言估少期迫人利速成而工不如式盡之耳乞

勅總河及當事諸臣速照原議丈尺開拓加濬務爲久遠之謀不爲目前之計假以歲月寬以錢糧不以月計而以歲計約以兩歲之間大爲挑濬務成通津無論難竟者與易就者面濶以十餘丈不得如三四丈而止底盡濶以四五丈不得如二三丈而止自直至沭自沂自沂至鎮定以水平俱挑深一二丈不得如數尺而止仍照原議建閘置壩時啟時閉以備蓄洩又分官畫地信賞必罰以嚴綜核俟河成之後則議歲修如隅頭集等處時扒流沙以防壅遏財力有餘則隣河所在相其地勢砌以石隄以垂永久庶可底沭河之績收萬全之利而河工成運道通官民稱便百世永賴矣

臣按治河者潘季馴以後俱以築堤爲非計幾於人鑿一河費鉅而功不成最晚而得沭河之議脫險就夷脫遠就近幾永賴之利功不在陳瑄下也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直隸巡按蘇惟霖一本直陳黃洳利害懇乞

嚴勅河官專力洳工以資新建以重軍儲事臣奉

命償運以本年閏三月初九日履任隨于五月初二日離鎮江沿途催償于九月朔日始抵通州除  
臣等竭力從事或有凍阻靜聽處分外謹以洳之利黃之害略爲

陛下陳之臣按黃河自清河縣經桃源北達直河口長二百四十里此在洳河下流水平身廣諸艘  
過此極力推運日行十里費工二十四日視他河已若十倍然以其別無所經也故必用之自直  
河口而上歷邳徐二州達鎮口長二百八十餘里是謂黃河又一百二十里方抵夏鎮東自貓窩  
洳溝達夏鎮止長二百六十餘里是謂洳河兩河東西相對合此則彼臣出長安時已聞洳河者  
壩塞洳口專力脩黃意河有河官利害切身審處必確臣不可以空談掣其肘也此臣自南而北  
風聞黃險異常又官旗呈報日有損傷臣乃疾走淮上言於漕撫李三才始議開壩情由於時洳  
河河官倉皇拮据諸艘雲擁而北臣離淮入邳州舟到直口官旗舟次邳下者求轉由洳號泣兩

岸以千數臣計既上復下不惟幫次紊亂大費約束官旗互爭亦復隱禍斷令在黃由黃不得復轉臣或乘小舟或策單騎往返河岸目擊一舟甫轉郭家灣頃刻漂沒數人沉死過此而上若呂梁洪率百七十人而輓一舟竟自不止臣所乘堅舟新纜御順風艘空截百人牽之一纜不戒倏忽中流河口花浪人立丈餘倏東倏西噴沫打湧迴舟避之若夫糧艘之堅脆不敵人夫之多寡不敵浪頭迴避不及驅人於死地毋論

國儲矣自邳至徐一百八十里之地費却許多日子損却許多軍糧將次盡時徐州大浮橋北驟爾涸竭臣乃急發未盡七百餘艘復轉自沔而江西袁州衛指揮王重喜下船三十九隻高閣砂磧遲之三日築壩蓄水乃得放去臣果東顧西盼飛檄如雨手不停披官無遺員僅而過洪而迤北一帶所在水涸蓋日久經秋自應至此其漂失糧米淹殺軍甲容臣查明類

題總之黃河一水在三四月則淺涸與沔同若五月初旬以後洶溜自天而下一步不可行又其水挾沙而來河口日高一日七月初輒淺涸十倍于沔無一時可由者而忽爲此說失安流之便利致官旗之溺死卒至遲滯幾悞重運甚矣空談之悞國也夫黃固昔日之黃使萬有一之可由則沔河之議始于萬曆七八等年二十年而議始決數年而功始成實

朝廷金錢幾何夫役死徙者幾何經數大臣之平成而奏績開山引泉成此安流識者謂觀泃河而知謀國之有人河臣劉士忠謂其功在軍儲

朝廷報不酬勞蓋目擊其任事之苦事成之利也藉令黃河略可苟且旦夕倡此言者何其多事諸臣立功取名儘有安閒大路而甘以其身試不測之淵出萬死一生之計冀

國家百世之利無乃愚哉惟黃常不可由勢不得已而爲此行之七年有全運有減運不聞遲悞而今却舍之以致遲悞也甚矣空談之悞國也若夫泃河一水安流歲修有例則旣無洶流終鮮風波率而由之計日可達或謂河身稍狹山東之河不有狹于泃者乎胡不建議拓之惟其狹不悞運也蓋河身寬則費求多如近日臣移檄張秋管河郎中沈朝燁問以靳口水淺之故其回檄曰袁口十二里靳口十八里以十二里之水灘作十八里之用委果不敷身在中言之親切勢故不自輕議拓也或謂貓窩諸淺濟北之河不有淺於泃者乎胡不建議濬之惟其淺不悞運也蓋自河流至則闌水積山泉之脉止有此數河身高則高受之河身低則低受之深淺相隨非云深則水深淺則水淺水之多寡不係河身之深淺勢亦不必急議濬也即有稍宜拓而寬之濬而深之者但得實心任事之河官嚴其稽覈不至虛冒取諸歲修因利乘便不三五年缺略悉補可



成數百年之利况蒙獨山泉如林如蟬汶泗光濟之水日引月流皆臣所目擊而深察之者索而取之終歲不竭先臣之計此庶幾周悉無煩更張矣或又謂水之大時兩河兼濟可以速運此又不通之論如高皇身十丈許黃于泲無涓滴之益乃泲所藉充腹者不過蒙獨諸泉光泗濟諸流故於下流洩水諸口諸塞惟謹嚴以厲禁而夏鎮之品公堂邳州之沂河口尤爲吃緊稍一洩漏建瓴而去隨到隨涸泉流幾何堪此尾閘之洩也故西水自崑崙而來日可數丈總在黃河無涓涓到泲者惟泉水不至而泲之下流稍不謹即立涸以百用之泲實無用之黃兩河並運又塵飯土羹之說耳則運之宜泲而深苦黃也雖黃河諸臣亦旣談虎色變矣其泲河未盡之宜大率總河大臣責成分部司道及諸河官相幾制宜決無悞事容臣事竣之日簡明條列其可行易行而必當行者奏請施行伏乞

勅下工部詳酌利害早

勅河臣一意修泲以濟新運則官旗有更生之慶軍儲無再悞之虞矣

臣按此疏亦建泲河之議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劉元霖等一本爲

留都錢法凌替姦鑄蕃興民命待哺官禁掣肘懇

勅臣工亟求

祖宗立法之義收回利權嚴責有司大索奸民共伸

國法事虞衡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錄出南京福建道御史王萬祚題

聖旨工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錄出到部送司照得錢者古之下幣而實以濟上幣之不足自太昊

氏以來歷代寶之傳所謂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束於帛是也開利孔而散下握利權而歸上乃

天地自有之生息非與民爭而取之如今之莊店礦稅也又國家獨制之操柄非可與民公而共

之如古之山林藪澤也乃今則商稅利在下者上久攫之而不知罷鼓鑄利在上者下久竊之而

不知收宜弛反張宜操反縱上下交征公私俱困良可痛惜先於萬曆三十八年內該署南京工

科事吏科給事中黃起龍奏爲申明錢法痛愆私鑄等事又該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大任等題爲

私鑄公行錢法漸壞懇乞

聖明嚴禁以重

國計等事已經奉有

明旨嚴禁外今又該南京福建道御史王萬祚目擊私錢難禁官錢缺少飢民待哺

國法凌替奏稱前事大指謂礦稅不如鑄錢禁私錢必須廣公鑄案查照萬曆四年二十九年歷行

諸例今南京工部應天府將存留銀兩量再添爐增鑄及照遼左故事解錢充餉以仁窮甞以佐軍興其開條分縷析均屬

國計民瘼除應否查照萬曆四年通行十三省布政司南北直隸開局鑄錢例各准鑄錢抵招稅銀罷稅或應准照四年例動支太倉銀五萬餘兩買銅鑄造或准照遼左故事鑄錢給散九邊充餉與百官俸薪應否俱准折錢或准折一半俱應移咨戶兵二部另覆所有關係錢法事宜合行議請案呈到部該臣看得礦稅朘民之膏脂斂一分即叢一分之怨泉貨如水之源流取無盡更普不費之仁二者較論利害不啻列眉顧刀錐是兢子母失權官錢滯之私錢充滿

聖旨禁革猶然不止反令奸民得志飢者弗食民失其資將有遠志御史所爲追想虞詡龔遂其人感慨太公管子之術皆荒年之穀救時之務列款題覆但事屬南部以臣隔垣之見詎如當局較

親而今變法之日尤須熟慮乃審恭候

命下轉行南京戶工二部及應天府等衙門再細加斟酌妥當舉行庶不至倍增倍減蹈昔日朝四暮三之術亦不至倏利倏害滋往年漏卮蠹孔之議矣

計開

一議添復舊爐語有之源大則饒源小則膏二家之井十夫環汲必有死鮒源小故也自今官錢既不湊手不能勝私鑄之充衝而百二十爐之循環又不敷遠近郊之藉用當此時而猶拘一方之見憚更張之難不變通以拯救之是立盡也則宜廣鑄以接續增爐以勤鑄勢已難緩智不再計惟是鑄額宜視用額用額未定而論鑄其多寡曷準矣爐額宜視錢額錢額未定而論爐其增減焉憑矣一金陵耳一寶源耳貨物駢集昔與今同官民輻輳昔與今同始何以局止六十爐繼何以局府加至五百十爐南爐不知何若以北例之北局止二十六爐而所派內庫戶部及臣部大工錢四司錢又代鑄南部季錢等俱在其中見今節慎庫所貯錢尙貫朽不可盡大約每爐日可鑄錢一萬文一年每日不缺則可鑄錢九千三百六十萬文即不得足數要亦所差不遠矣南六十爐已不啻倍之後加至四百十爐併應天府百爐共五百十爐則二十倍也南北所異者只

是北錢五文一分南錢十文一分似亦不過一倍於北而止若謂北錢止行於京師百里之近南錢實行於江南千里之遙則又如御史所稱部府與閭右隔絕除戶工搭放外錢無由得到民間又豈非除搭於另行遠方民間乎止據常用之數而論行錢遠近不同用錢則一耳查南工部每季例應鑄進內庫錢糧三百萬文太倉一百萬文共該錢一千六百萬文又已於萬曆十九年間屬北局代鑄則一南北用爐多寡何以懸絕太甚也意者爐有大小之異則自有六十爐以來到今如一日耳今且置應天府不論止論部局四百十爐較之六十爐之初是幾相去六倍也是一年而有六年之鑄也必一年而有六年之用或一年而有六年之積乃可是知萬曆二十九年以後鑄錢日多度其用錢之項亦必日倍如所稱備賑築城浚河等事必自有成算可查今欲復五百十坐之爐數須先算五百十爐之錢數欲行二十九年部府之錢數須先查二十九年部府之錢法宜候

命下行該部先算每爐一日例鑄錢若干復算該部今應某項錢糧加添用錢若干明白隨轉行戶部府庫倉衙門亦查明年各應加鑄錢若干各照錢數添爐若干同時鼓鑄不須數外添爐按爐按季循環以滋他弊應天府亦照前例徑各題知數目舉行庶幾錢數明而後日無銷耗之虞爐

額定而亦無虛冒之弊矣伏乞

聖裁

一議經紀領錢發賣傳稱撥溺者簡禮解鬪者纓冠蓋言急也嚴山歷山俱以贍民同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又有泉府掌買賣之出入古之鑄錢專以備賑茲令工部錢發五城兵馬應天府錢發上江兩縣令經紀納銀於官官錢一千文價值一兩且無多與一百又以使樂趨該城縣解銀還原借存留鑄本倘亦乘飢渴之時期解倒懸乎民當斯時易爲德耳第恐迹涉於市易而法鄰於青苗所謂可暫而不可常可權而不可經原疏稱或數季或一年此例即止深爲確見相應照議暫行伏乞

聖裁

一設官員俸薪原疏稱

留都文武百官日食蔬菜皆以銀易錢散買而差役聽所易之錢即街市是行錢則官府先自用私錢矣宜令各衙門經歷司官以大小員屬每年俸薪之半自備工本解工部鑄錢案查舊例凡官員俸薪易錢三七兼支其實所支七分之銀又該易錢行使不若經領錢更便人情諒所樂從應

否支錢一半仍聽戶部覆題外惟是欲各衙門官自備工本解部鑄給一節求其實雖總是朝廷所予顧其名却似爲官自鑄無論應接不暇或慮非部體統仍恐關防稍疎抑別啟衙役徑竇况欲禁人私鑄而先開官自鑄之端雖與私鑄不同似又非所以爲令也不若該部自移咨南部盡將各官俸薪照戶部覆核准折若干數算銀解發該部鑄錢仍聽戶部給發亦庶幾鍵其多門利出一孔監督無冗雜之苦而吏胥免夾帶之弊乎伏乞

聖裁

一議寬恤銅商大抵商賈不過逐什一以贏餘自潤有利則趨無利則走今一商耳關津重疊抽稅已自不堪况直隸戶工兩部當至都之日一索其銅又一索其稅豪役虎噬貧商骨立而蕪湖沿江一帶盜鑄之徒方不惜厚價爭市商之前我實驅之曷足怪焉今多鑄則須多銅無商則亦無銅矣操何術以鼓鑄乎重困之後易爲撫循旣逃之後復何招徠應照議戶部銅商盡改隸工部將其稅銀特免責令完銅不致虧價庶捆載可期而裹足復前矣伏乞

聖裁

一議截銅盜鑄古稱鎔冶吹炭銅使之然銅布天下其禍傳往代盜鑄者當其無所得資至有磨

重錢取鎔鑿古錢取銅者利之所在有隙必入又况今之銅鉛一至蕪湖關奸豪群擁邀截滿船任截以廣其資奚怪乎吳鄧成風計陶如驚究其所以皆緣地方有等假托點造黃銅玩器者置銅置爐官不設禁民習爲常盜錢如雲其源在此民數玩法長吏之過及今不止後將何極律稱民間除軍器鏡子寺院鑊鉢外餘應廢棄者皆輸之官私相買賣者有罪重銅禁者正所以禁盜鑄也所當照議將錢律嚴行申飭凡蕪湖城外遠處設爐托名點造銅器者責地方官盡行折毀驅逐令移就城內處明白鑄造用器不許因緣轉輸深僻處所以資奸邪如有犯者如律處治如問官輕徇私有假借撫按言官即以白簡從事如此則私銅絕而官鑄必多矣然不設法以稽查其銅無由到官也夫銅本沉滯之貨詎能輕賚而過一切商貨例必照數報關則曷不先一令近處關津凡遇銅商至先以銅數知會本關又知會南京工部俟其船到止許地方量留少許製造應用銅器其餘該部盡照時值見銀兌買較之預支幾千幾萬一年二年買辦不完反至逃亡者不更便易乎而又仍前嚴需索之禁廣招徠之仁則向之銅商凡慕於私買而來者不至憚於官買而去賈生之七福坐至太公之九府可成是猶源之禁遏流不待塞將自止矣彼應安寧國無爲池太常鎮諸處作奸亡命之輩背公死黨之徒以崖嶮爲堂與江湖爲巢穴嗜利訂盟窟狡城



固偵探不及緝捕無能投械掩窖禽舉魚逝八器相離千百代死昔苦於莫可蹤跡者今亦應自相解散去耳何也無銅爲其資也利器示而竊國利權收而息鑄自然之勢也當此之時即無虞詡龔遂其人無患矣目今江洋都市盜賊公行誠有如漢大夫言流放人民倚仗豪家藏大澤深山將成奸僞大業有不止於盜鑄錢而已者地方官所司何事敢以爲戲乎亦應照議請

嚴旨特

勅守令有功紀錄寬縱者無論受賄與否皆以奉職無狀從重參論所冀

天語叮嚀而已伏乞

聖裁

一禁僞造古器大抵銅之所以難得其故有二盜鑄禁弛則銅耗於私錢及其禁嚴無所得利往往鎔爲他用轉博高價則鑄器亦一大孔也此而不禁向者盜鑄之徒勢必藏銅陽爲鑄造器用陰則阻撓錢法令銅漸消磨官鑄不及則私鑄之錢將復出耳故劉秩言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衆禁之則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正謂此也歷代銅禁專爲錢法而設今欲廣鑄勢須多銅消耗之孔宜預禁絕而况如今興化等處以及江

南一帶鎔冶之家奢靡淫巧飾爲賈具商周秦漢鐘鼎彝彝任其所呼無所不驅千金滿囊幾家破產不獨爲銅一大蠹害且更令風俗敗壞無極乎今即不能返之汗尊土鼓之舊亦宜稍示以返樸還醇之風相應照議申飭律禁行巡城及撫按等衙門榜示曉諭除外一切銅物凡名古玩窮極人工能盡惑愚民煽誘朝士者並不許鬻市如有鬻市入官量給銅價而南北縉紳尤宜以身倡率導以儉樸毋得羅列於內誇耀於外令閭閻之下論議

朝廷之上謂令之不行自近始也則又移風易俗之機非獨阜財足用而已也伏乞

聖裁

臣按私鑄之禁以其與國家爭利權也欲遏其流必循其本惟使銅歸於官爲得策誠平價以市銅無折閱之商賈則慕私買而來者不憚於官買而去大有裨於錢法矣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南京浙江道御史傅宗臯一本爲

留都奉

旨廣鑄餘利足裨城工懇乞

勅令當事諸臣協議速舉以成永賴事臣於萬曆三十八年奉

命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具疏爲浦城奉

旨議修泊岸用工最緊謹據見聞略陳梗概懇乞

勅下併議速舉以殘缺民居以固萬年根本事題奉

聖旨著行南京兵部遵照前

旨作速會同計議修築不得延緩欽此

咨行南京兵部會同南戶工二部各爲僉都御史丁賓會同戶工署部吏部右侍郎加估議覆請  
具工去後延至三十九年春計算工料錢糧前經題

允五萬六千餘兩戶兵工三部均派各該銀一萬八千餘兩而今續估銀數又過一倍恐部帑難于  
借支部議亦難于決也臣竊念之屢據在京耆民吳汝極邵文德等呈稱願復舊爐收回鑄匠給  
資工部仍前鑄造每本銀一萬兩歲可得利銀五千兩等僮所處工本愈饒用之修築浦城足壯  
萬年根本以之接濟民用足杜私鑄源流等情屬經臣等審准在卷以待部堂會議不意邇來官

錢愈涸私鑄日增本年九月初二日卒有搶奪之變該臣堂官操江僉都御史丁賓題奉

聖旨錢法乃

國用所關如何奸民私鑄輒敢公行且違禁搶掠好生玩法著嚴行究治其官錢仍計議廣鑄以濟急用丁賓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欽此又該南京內守備等衙門並題奉

聖旨設法廣鑄隨該部院大臣遵奉惟謹會同九卿科道計議戶兵工三部各措帑銀三萬兩操江衙門餉銀一萬兩共銀十萬兩聽從工部督鑄分司支領廣鑄官錢以濟民用其私錢盡行諭禁民間遵依多不行用臣想工部督鑄分司當此上下交責之會鑄本充盈之日雖欲執迷偏聽曲辭故推亦無如上虛

明旨下拂民望何矣

今當盡復舊數每月除一次常鑄外以一次廣鑄可用本銀一萬兩積至十個月而本銀十萬兩鑄完一次可得餘利銀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兩零各鑄完三次共可得餘利銀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零自戶工則例載在冊記之是孰非

國家園府自然之利奈之何違衆而坐失也臣愚以爲從民之請庶戶兵工三部之帑不匱乞轉留

此項餘利湊足浦口城岸分足之費將見部帑無窮於過辨城岸各底於堯完其便一十萬餘兩之利流通民間始自京城旁及外郡所在無徵貴徵賤之擾而錢法永定其便二貲本縱饒於前餘利不減於舊日夜鼓橐而又不嫌於染指其便三有此三便而司臣宜虛心殫力圖之無煩人言喋喋矣惟是買銅之法舊多權子母於銅商閃爍之故智不可徇也添鑄之規反至開竅穴於鑄局潛藏之宿弊不可仍也若以商情宜恤何不明開時價以平之如以買銅宜多何不兼用官買以導之考之前此亦常議而行之者有成例雖經戶部應天府搭鑄不開移令自行買銅奈何目今計議廣鑄而重以買銅之說故爲牴牾不涉於臨事推委之嫌乎臣爲是惓惓亟望於司臣之督鑄者然猶有說焉臣聞之大臣以任人爲明庶臣以任事爲忠若大臣任得其人將躬不煩而事集於以阜銀衛

國措置裕如矣如浦口城岸分遣戶兵二部慎簡材品不二心之臣任之而毋聽其避免虞其不相爲屬每歲京營巡視科道臣稽察其功次事完爲之奏報優叙有不協心併力壯

國家根本之重地者否也設法廣鑄工部另簡廉明有幹局一二臣畀之而勿狃於恒格虞其出入城完併爲行奏優叙有不赤心白意收

國家泉貨之大柄者否也第經事參驗迺合謀惟能斷迺成需者事之賊也目今南京部院大臣方將有事城工而適丁錢法計議廣鑄之會合將前此題

允之數預先支取付之定委司官封識貯庫庫聽從刻日糾匠辦料興工先行具本題請庶幾事一舉而兼得謀兩利而俱存不然錯過今冬又將明春煌煌

明旨豈得委之道傍舍耶

臣按

祖宗律令最嚴聚衆而兩京尤甚留都以鑄錢搶掠尙書丁賓素清謹爲德于南者不復凜畏慢則糾之以猛無容姑息從事也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工部類 第四卷

萬曆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直隸巡按李棟一本爲功臣被逐外議不平懇乞

聖明特

賜洞察以昭公論以快人心事原任太子少保刑部尙書潘季馴被李植挾私叅論奉

旨削籍爲民臣何敢代伊申辨其據馮邦寧一事季馴有罪無罪御史蔡系周辨之甚明臣又何敢再爲喋喋但臣巡按廬鳳淮揚乃黃淮經流之地而季馴治河功業盡在淮徐之間臣聞之又親見之不敢不爲

皇上一陳之也臣於二月入境受事凡民間疾苦吏治貪殘日與道府等官悉心詢察用以布諸章程施諸行事然各官每論地方之大患皆云黃淮二河至論曆年治河之功皆云季馴爲首且惜季馴之去而稱季馴之冤者衆口同焉未敢信也四月內臣巡至淮安徧歷高郵徐邳等處查得



隆慶年間黃河從崔鎮決於北淮河從高家堰決於東沒田園飄廬舍洋洋瀾瀾不可以舟主計諸臣日夜焦勞以爲

國家慮亦惶惶無策矣季馴身親胼胝之勞力主堤防之議驅十數萬之衆日從事於版插而不以爲煩櫛風沐雨幾於膚革不毛而不以爲憊修築計十萬五千餘丈經營計一千三百餘里俾兩河之岸盡如長城數十年散漫之流咸歸故道無論漕糧四百萬上下不阻於經行即各郡千萬家生靈至今享安居之樂而免昏墊之虞者孰不曰此潘尙書功也臣查得永樂間工部尙虞書沈禮治會通河功已成而猶未蒙諡廟

皇上特允督臣萬恭之言

賜諡

賜廟以報功於百年之後今季馴之功不在禮下縱有微過亦宜寬容况無可指摘之愆又當身存之日

皇上乃削其官職奪其

誥勅令其下伍於編民寧不有墮臣子任事之心失

國家報功之典乎夫人叅季馴者不過爲與居正素厚而因疑其爲人不知居正之在當時位冠口僚身肩

國事南而河道北而邊情任事諸臣有一不與計議者乎且傍觀而論事者甚易當局而任事者甚難方河工始事之時有欲復河南故道者有欲濬海口者有利高家堰出私鹽而阻撓勿塞者異議盈廷事多掣肘雖有神禹之智亦難展布矣季馴欲排衆論之紛紜則不得不折衷於居正以借其主裁欲爲

國家成永賴之功則不得不商榷於居正以免其中制此季馴心之可原而亦內外臣工所共鑒者也若據其往來之跡而誣爲姦臣之黨當時會省吾王篆招權納賄矣陳瑞殷正茂黷貨肥家矣王宗載胡櫃殺人以媚人矣季馴有一於是乎臣於季馴素非親厚季馴爲民而去又無望仕之心矣但稽覈功能御史職也臣親見季馴之功不可不爲之表揚伸理冤枉御史職也臣真知季馴之冤不可不爲之昭晰此非臣一人之虛言淮揚官吏士庶之公論皆如此也伏望

皇上命下吏工二部從公會議查其功果可錄當即時起用以展其特達之才倘或以

嚴旨旣頒奉有

成命亦當復其原官令其致仕併將追過

誥勅照舊給還以少示優隆之禮庶

皇上報功之典

宥罪之仁併存而不悖矣

職按黃河衝決不常泗州

祖陵逼近或漕或

陵皆可以入河臣之罪狀恣言者之舌端况潘季馴與張居正同朝猶易爲阱旣已削官奪

誥而李棟獨理其功大似耿育訟陳湯疏理直氣壯可謂真御史矣

萬曆三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河道總督李化龍一本爲決河驟挽非易運道難阻可虞懇乞

聖明俯從末議亟開洳河酌濬故道以濟新運以拯災民事看得河入中原以湍流挾淺土潰溢四

出所至則靡從古以爲患矣迄於今日施治尤難蓋南虞

陵北虞運水性無常人力角之互有勝負堵塞挑濬歲以爲常所謂勞費無已數逢其害者也職自肩事以來默焉深念禹大聖人也古今稱神智焉當其治水山行泥行不知勞冠掛履遺不復顧僅而勝之獲告成事後人之不及禹明矣乃席重養尊端居深拱無胼胝之萬一而望平治於尋常其可冀乎於是沿河上下方數千里逐一周視下淮徐觀兩瀆之合流上鳳泗望二陵之佳氣乘舟而遊沛城之中逆流而溯決口以上出蕭陽經蘭儀過東長入曹單因之稽堤工脉水勢詢之故老咨之士人乃始知河勢之大凡而得施工之次第也茲謹會同鳳陽撫臣李三才等議照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河入龍塘出秦梁洪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遞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及障陵然有隋堤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堤護其下於

陵無害也第其北扼於山南近於淮倘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堤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

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大行堤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堤潰而豐沛之間路壞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

陵亦濟於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督臣排群議而斷之獨合三省以興茲役亦謂得算假令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乃以資用乏工程減以故狂瀾已廻下流復溢

陵麓雖云亢爽運道尙在梗塞蓋所得已多直全利未收耳然則今日爲計也將若之何夫百四十萬之估冊具在也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尙宛然也乞金於問寺借力於省直完濁河之全功收中路之永利亦何不可之有與顧今之時非昔之時矣露潦爲虐人魚池沼非死即徙生靈盡矣且黃河之工不比運河官估其一民費其二估冊之五十萬即民間百萬不啻也以財盡民流之時輿勞民傷財之役坐見運舂荷插之夫立成揭竿斬木之衆彼時噬臍其有及乎故挑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若是則復賈魯之河走符離之道挑王所樓竟小河口南路通而百流折不旣稱便事乎願是道也不加隄防而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大肆開挑而縱其奪河以亂淮則不可

蓋黃壩之

新旨尙可以理奪而傷

陵之隱禍實難以逆觀此宜熟察而緩圖未可輕爲而嘗試者也然則守行堤開洳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夫黃水已逼太行扼堤以守此謂禦門庭之寇救剝膚之災計不旋踵豈俟問哉惟是洳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爲疑乃職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繹是以有水難也洳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濬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洳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也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朱尙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事半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方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

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堤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即

國計無裨計猶且爲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爲害耳運入沔河而安流逆浪蚤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以趕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橫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况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何况乎爲

陵捍患其何妨之敢疏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寞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沔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餒小利在前大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沔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沔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爲魚者少此爲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罟獲陷阱者也無疑者二故沔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查初估二十萬再估加三萬幫培太行堤估至七萬總之可三十萬及查應支錢糧徐庫支剩漕糧變價與廬楊貼夫銀益以省直歲修

之餘並預備歲修搜索庫藏並催南京江北未解問金以上各項有無多寡及解到與否皆不可及然總之不及三分之二再量取州縣倉穀及請留東省見年兌運漕糧十萬石庶幾僅足用不敢妄冀

內帑也其分工則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鎮郎中梅守相淮徐道副使劉大文督率徐屬河防運同許一誠徐州知州張執管理劉昌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里內除韓莊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新河一十六里濬舊河四十四里四分建閘一座滾水壩一座築堤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濟寧道副使傅良諫督率兗州府運河同知汪兆龍清軍同知劉師朱滕縣知縣張鵬翼嶧縣知縣凌志魁管理萬家莊至黃林莊計長四十里內濬舊河三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七分建閘三座又分直隸工內王市東全挑新河三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帶管兗東道副使陳簡督率兗州府管張秋河通判許仲譽沂州知州王許費縣知縣董三邊郟城縣知縣陳贊生管理黃林莊直至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梁城田家集共七十里舊河深濶免挑并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濬舊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滾水壩五座該中河郎中劉不息淮徐道副使劉大文



督率邳宿河防同知許從坤揚州府管河通判趙性粹邳州知州周世臣管理其單縣幫修太行堤北面土工長六十九里南面護堤長二十四里該兗西道參政來三聘濟寧道副使傅良諫督率兗州府帶管黃河通判許仲譽曹縣知縣成伯龍單縣知縣屈允高管理以上五工總責成漕河道按察使汪可受會同司道提調往來稽覈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府縣會議共十三款職當以次徑行無容瓊瀆河道既成仍應增一二水驛添三五閘官所費不多亦俟臨時再請不敢先贅或又以爲洳河即成運道利矣豐沛見在水中河流不離城郭一任其縱橫不爲處置此邦之人奚罪焉職謂黃河所至如南倭北虜未有不爲民害者也職過歸德永城一帶滿目蒲蘆行之終日不盡茲何止數百里職過蕭陽一帶滿目蒲蘆行之終日不盡茲又何止數百里許往年河經其地其景象亦今之豐沛等耳職又見歸永蕭陽之人負戴而歸沾沾色喜曰斥鹵之區變爲膏壤行且布種行且穫麥行且乘屋而成聚也計他年河去豐沛其景象亦今之歸永蕭陽等耳大抵河之所來蕩析沉浸爲害非常河之所去膏腴肥美爲利亦非常年來拮据無已北移之南南移之北河之害一治河之害十河之害有補治河之害無補河之害止在沿河兩岸方數百里治河之害且漫衍省直方數千里不止矣總之先年止恐傷運使河不得北近日又恐傷

陵使河不得南面北迫陜幾無藏身之所蓋微獨民苦即河亦苦之矣洸河旣成運已不借河河復不近

陵職以爲自此以後但北守太行堤南守隋堤中間蕭傷豐沛城郭所在各高其堤防以自救任河游衍容與於其中每年相度水行何方但蠲其租入而賑以銀穀計費且不及治河之一二而他所省且復不貲此爲不治而得其大者也惟是河近北堤終有嚙堤梗運之虞則請以俟來歲倘其時和年豐而民可使耶則無難大挑濁河以開中路是王翦伐楚之役也不憚一勞足收長利倘其天災人害而民難用耶則不妨死守行堤以救目前是子囊城郢之謀也雖乏遠略亦彌近憂至於南路水分職且督行司道再加相度但可散其流而不爲

陵園之害何妨多其道以合深川之交其司道所稱洸河下流曲嶠頭集經落馬湖北岸至宿遷盡避黃河諸險事亦可行當爲後圖倘異日財力有餘再舉此役則運道所經黃河者不過入海二百里之安流耳彼其強弩之末力何能爲夫然後拱手而謝河伯曰吾不爾虞爾無我害也斯亦國家之上事已職謹遵挑濬備用之

旨督行各官召集夫役畫地分工立限嚴督外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吏戶工三部再加查議如果職等所言不謬將前議開泃河守行堤工程并議留滕鄆費三縣正官分管夫工及留東省本年見兌漕米資給夫食事宜覆議上請行職等遵照施行

職聞不出戶知天下此疏黃河形勢瞭然目中開泃之議當不再計所稱河之害一而治河之害十真名言也

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漕運總督褚鈇一本河臣偏執已見私庇屬官懇乞

聖明查勘以彰公道併自劾不職乞

賜罷斥以避賢路事臣本年初九日接得總河楊一魁揭帖內謂臣勘河將徐州判官程潮沛縣主簿強性寬行牌黜革其意不在二官蓋自共事以來意見不同遷怒使然又謂徐州道掣肘難行憂鬱成病決意求去中河海口二分首尾是畏相繼告病如宿管河運同趙瑀稱病數月不出各管河小官一時斥逐殆盡等因臣一見之不勝駭愕臣與一魁同鄉同年幸亦同心共德正由黃河二瀆近年遷徙不常浸及

祖陵害及運道及民田奉

旨會同勘議臣初意止欲開清口淤砂開周家橋分洩河流曲徑河止嬰溝金溝芒稻河石碓白駒塢入江入海此皆御史牛應元採據公論原無成心乃一魁見淮安謠言興化鼓譟惟決意分黃不欲導淮淮安知府馬化龍慮百姓幫貼釀亂條爲分黃五難潁州兵備李弘道建議開高家堰有善後六策分黃止能殺黃不能出淮又謂高家堰未築

祖陵無水高家堰旣築

祖陵有水臣採其言入疏具題又清口關沙臣以爲可忽彼以爲可緩白駒石碓海口臣以爲可開彼以爲宜罷彼又欲調減存運軍分黃臣以爲運軍終年在在外望減存不啻饑渴一旦驅之執非分之役必至怨恣啟釁隨該御史蔣春芳力爲主持郎中李元齡樊兆程兵備徐成位曲喬遷從中調停清沙展金灣芒稻開石碓白駒淮水得入江入海兩年來

祖陵水洩淮揚運道不淺民田亦幸無患此皆導淮之明效也本年八月臣奉

旨勘河由靈宿蕭場上至黃埭隨在軍民千百成群告稱黃埭南決以來淹沒民間田冲澗廬舍流離困苦之狀不忍見聞復勘議安山堤壩單薄而主簿強性寬已經劣轉王官猶戀任不去臣詢

其故則云領夫二千八百二十九名自六月初二日至九月初二日計三箇月每夫日給銀三分共費銀二千金兩未見加土尺寸雖以打草爲名又未見草在何處而判官程潮臣詢管河各官久知操守放肆買柳買草剋減價銀築堤濬河虛冒夫役牌行兵道黜革又猶未敢專行復會同一魁併查其經手錢糧方許離任隨查二官大察考語冊開沛縣主簿強性寬一指分黃大工派該縣殷實耆民率夫赴工僉報近百十餘家每家得銀一二兩不等通行賣放仍委議官管領被害劉九羔朱存義等証一管修李宗口石礎虐夫剋料一委造裝石船隻侵欺料價又擅受詞呈科罰紙價考語則稱科索之迹大著廉隅之飭已荒徐州判官程潮貪污無狀賊私狼藉在地方一日則地方受一日之害所當亟爲議處以儆官邪一小浮橋原有舊河可因先該兗州府通判李周策照舊河插定興工本官希圖納賄創挑民田將河改移山下自廟山迤西至義安山一帶計一十三里俱係石塊淤泥挑濬難施見今淺不成河罪責何道一募夫二千名每十人一工每工該銀四兩二錢指稱覈工每工扣銀一兩二錢共扣銀二百四十兩夫頭王北漢于倉等証一築義安決口冒柳椿五千七百根每根扣價三分止給八厘共扣銀一百二十五兩鄉民孟潤婁田等証一冒柳枝四千八百束每束報價一分止給三厘通共扣銀二百六十五兩委官劉文傑

証一冒草五萬三千束每百束報價銀二錢止給銀一錢二分共扣銀四十二兩四錢百戶陳常道証一指挑河占地受民人陳守慶陳謙等銀八十兩郭剛等銀七兩省祭王儒銀三兩民人王守富銀五兩監生吳登高銀二兩生員李紹慶銀二兩俱姜思文見証一嚇要民人陳枚銀一百兩不遂將住挑宅入內河本人証考語則稱論才幹理夙裕論守操持有疵是二官非臣作惡無故黜革使若無議目今河道乾涸正當用人之際臣不必忍乃一魁謂臣意不在二臣因恨渠彈劾淮安知府馬化龍而遷怒於二官甚屬不情夫馬化龍條陳分黃五難李弘道呈議導淮七策皆係忠謀一魁惡其異己悉爲論去臣不敢與爭亦無幾微見於言面今程潮強性寬係臣撫屬久知賊私又親見其誤事牌行黜革亦法紀當然而一魁偏執己見謂臣有成心而庇護之豈二官非臣屬乎臣窺魁心本實緣分黃導淮亦黃堦意見不同誤聽程潮強性寬搬弄故借此凌臣臣不必辨顧臣謂黃堦不塞其害有三今運道民生已驗其二所未驗者特

祖陵耳况臣前後二疏中間採據皆河臣議論悉聽總河決策又未敢執定祇欲量爲節制臣亦何負於彼而輒恨臣至此况郎中黃承玄樊兆程兵備徐成位運同趙壩俱實心任事臣皆薦舉近日告病皆再四勉留程潮性寬之外並未斥逐一官何得謂臣一時將管河各官斥逐殆盡耶今

年三月徐邳一帶河道淺阻臣恐督責太嚴河臣難措手足題請寬限今不以爲德而反以爲仇誤矣夫古人有上殿論事如虎下殿不失和氣始雖相左而終成刎頸之交者臣方以此望一魁而一魁顧偏執自是實臣誠意未至不能感孚致之何敢尤人願臣叨領漕撫旣衰年病軀上之不能爲

祖陵運道計久遠次之不能爲屬官李弘道馬化龍持公道下之不能爲楊蕭宿靈生民禦災患而斥革貪賊悞事二小官輒爲一魁挾制臣尸位素殫異懦不職甚矣尙可靦顏在位者乎伏乞皇上將臣亟

賜罷斥別選賢能以充漕撫或恐一魁事體掣肘將漕撫與一魁兼管庶事得專行而運道不致舛誤仍乞

勅下該部速議上請行巡按御史將程潮強性寬經手錢糧開報賊迹勘問明白如果有功無罪願將二臣存留臣認差錯庶公道彰明而屬官知所勸懲矣

臣按治河者必下流有所洩則分黃不如導淮誠不易之論也而總漕與總河各分門戶爭端是起而行河諸臣本屬總河乃左祖漕撫楊一魁不能無偏心焉要之褚鈇之辭直矣

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原任陝西參議今降茶陵知州范守己一本獻議漕渠便利以備採擇以裕

國計以圖永久事我

國家定鼎燕京漕挽仰給東南歲運四百萬石止賴會通河一綫之水耳而沙泥易汙壅塞無常一時不通萬般坐困有識者爲之寒心籌國者莫知爲計十年來非止一次往者議開膠萊河議海運蓄目痛心迄無成功長慮却顧卒無善策當事者急掇目前不過因仍故道撈淺濬汙而已至別成新渠以避大河之冲遂自爲奇謀而改絃易轍之計兩利俱存之說未有爲之謀者邇因河流南徙二洪淺濫至廣

皇上宵旰之憂賴有智謀大臣計開泲自邳州至於夏鎮出彭城之左舳艫無阻厥功良多乃不意河決單縣復有南陽之汙也欲護漕渠不得不急治河欲挽黃河不得不費工力邇聞河工之需用銀八十萬兩動夫數十萬名竭中外之帑藏不足以應其求半海內之人丁不足以供其役識者不無意外之慮况挑築於此處能保不橫決於他所河之遷徙無常漕之艱阻莫測何不更求



便利以爲永久之圖也查得嘉靖六年河決豐沛東溢逾漕漫入昭陽河左都御史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言曰聞

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武陽起六百餘里至惠水入舟轉達至

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經荊口分流一派通惠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至通惠也宜遣官相視或以荊口上下開通一河北達惠水以備徐沛之塞疏下工部詳議因提督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至開昭陽河左新渠世寧之議不行之新渠難成復濬故道因仍至今臣嘗往來沁口諸處見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十數年前沙水汗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乃自小蘭店東決岸奔流入惠則世寧敘荊口之說信然矣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堤仍導沁水入河而堤外遺有河形直抵惠澚至今存也若於原決築堤處建一閘分沁水一派東流入惠爲力甚易再將原冲河形稍加修濬兩岸培爲緯道爲力亦易計其工費用銀不過二三萬兩用夫不過一萬餘名而大工告成矣乃引漕舟自邳州遡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水入惠東達臨清則惠通河可以不用也若謂遡河數百里或有灘溜之險無緯道之便則又有一水可由者查得鄭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由朱仙鎮而南滎陽之東沈丘之南在元史名爲鄭水之入名爲賈魯河

者也南至周家口與潁水合流名爲沙河至潁州正陽鎮入淮直抵淮安今自鎮陽朱仙鎮舟楫通行路無阻滯自朱仙鎮而北至鄭州西北惠濟橋地方不及二百里至河身略窄稍當修濬若於惠濟西開支渠分水一派比及黃河不及二十里耳渡河直入沁口爲道甚便如謂鄭水微弱不在漕舟則滎鄭之間又有京水滎水須水諸泉皆可引入鄭水以濟漕挽如再與二十里建石牌如會通河之北則蓄池有時水自裕如計其工費財力亦不過四五萬耳若此道旣通則漕舟出天妃碑即由洪澤湖入淮迺淮入潁水迺潁入鄭水牽挽尤穩黃河猶可不用矣雖冲溢萬變何慮焉如河流安妥不至侵漕則夏鎮南陽之汙仍加修濬兩利而俱存之分舟並進可免守牌之困如河流變遷東道有梗則專由鄭水而徐呂之道無問便利之策無逾此者此非臣之獨見臆說有武英殿中書高務實長在新鄭熟知滎鄭水道可召而問此皆鑿鑿可行者臣懷策已二十餘年矣因會通河尤不敢輕信今屢濬屢塞而黃河之決無時侵逼益甚其竭海內之脂膏填不測之深壑不若改絃易轍就易竟之功緒也臣今補官南楚將遠離

闕下不知何日再入都門而有懷不吐有策不獻不可謂忠是以自備藟藿以備廷議之擇伏乞

勅下工部及督河大臣差官踏視如果臣言可用先將武陟迤東至惠水之澚東西有百餘里原有

河身故道發夫萬餘名及時挑濬約深一丈闊十丈即於水蘭店東築堤處所修建石牌一座分導沁水一派東行入惠舟至則啟牌以通漕舟盡則閉牌以掩水明歲春末其功可成始將漕舟遡河而上自沁入惠以濟目前之急却議修濬朱仙鎮迤北至惠濟橋迤西分導鄭水以通漕則帑藏民力可省百倍

國家之利賴無窮矣誠慮沁水入惠恐獲嘉新鄉之間不無沒溢之虞不知建閘啟閉節宣其流止分之一二東行耳而沁之洪流固自南入黃河也何足爲慮如必思患要在預防多當建閘三五處相距或二十里或三十里無事則重重固閉以防東流舟到之日遞相啟閉以爲蓄洩又何汎濫之虞耶或又謂欲除民害工不容已者臣非欲止其役但今日之害在轉運而民害次之漕運一通

國家之命脉已固雖黃河之遷徙無常不過坍塌一二決鄉之地耳爲築長堤以捍其冲可也如勢不可遏亦遷其城墉以避之有何不可何必與河爭尺寸之地耶較緩急程利病則一定之中可審矣此

國家之大計關係非輕非一人一身之私利也律許諸人直言勿隱故臣不避出位之嫌敷陳

御前惟有付廷議而採擇行之

國家幸甚民生幸甚

臣按此疏自有治河以來所未及議者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河道尙書楊一魁一本緊要水司員缺乞

賜就近選補以圖永濟事臣惟中河郎中所管河道上自徐州下至清河計長五百餘里俱河漕經由之地向多淤決爲患修守稱艱近者黃河西自黃堽口南徙徐邳運糧殊稱艱阻該臣題請宜乘機會修復汶泗漕河舊制以却黃河之害以圖運道之便緣鼎建宸居取運大木恐一時水少難行臣擬於黃堽口下流兩河口導河一支出徐州小浮橋故道以濟二供見行勘估具而黃家壩靳渠初開導河距海一切未竟之功正在興舉均應屬該司信地原任郎中袁光宇先以患病不能供職題

准回籍該管河務暫交徐州兵備道帶理該道原有地方兵馬刑名專責事務浩煩勢難久攝况今

河事孔棘用人爲急倘非熟諳河務精敏任事者其何能濟竊見原任北河郎中黃承玄氣茂神清才宏學邃經書子史芳潤無所不通河漢江淮源流靡所不考臣覽其著述鑿鑿皆經世之大臣觀其施爲恢恢皆濟時之略匪惟一時河臣鮮出其右雖漢世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平當以經明禹貢領護河防殆無以過也本官歷俸已久九年例當赴部考滿然中河緊要之司非本不可臣查河至成化十三年

命工部郎中楊恭管理通州至濟寧河道後陞左通政職任如故又查萬曆十六年中河郎中沈修歷俸六年該前任河臣潘季馴題留久任工部覆議今後中南兩河郎中員缺

勅下吏部即於工部主事查有曾經分司河工者選補歷俸九年方爲破格遷擢郎中沈修比照原任郎中陳瑛事例俟其九年考滿方與優處如有異績即於京堂缺內擢用題奉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四十卷目錄一卷明董其昌輯其昌字元宰號思白又號香光松江華亭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敏身歷神宗光宗熹宗毅宗四朝迭邀異數當天啟二年董氏方以太常少卿掌國子司業事擢本寺卿兼侍讀學士時修神宗實錄思有所論著以自効乃奉命往南方採輯先朝章疏及遺事廣搜博徵錄成三百本即明史藝文志著錄之萬曆事實纂要三百卷也又刪繁舉要將神宗四十八年中之留中奏疏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者別爲四十卷仿史贊之例每篇繫以筆斷天啟四年書成表進有詔褒美宜付史館至崇禎朝以紅格本謄寫迄未刊行明史藝文志亦未著錄惟千頃堂書目載留中奏議筆斷四十卷世稱明史藝文志根柢於千頃堂書目不知何以刪此書而不著錄歟此書董氏自謂所選皆議論精鑿可爲後事師而又本親及見聞加以筆斷尤爲剴切冀有以革好弊而振紀綱用心至爲深遠蓋明自中葉以後堂廉賤隔百度漸墮泊乎神宗怠荒尤甚朝政已極窳敗邊禍日益蔓延而一時臺省諸臣公忠謀國尙存諍諫審諤之風操乃卒莫起痿痺一蹶不振者實原奏牘留中未曾一見採納施行也通鑑輯覽載萬曆十八年正月神宗以大理評事雒于仁疏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其失將加嚴譴申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斥于仁爲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而前乎此

者有十三年之王致祥李棟王繼光等及十六年之丁懋遜蔡夢說李尙思等諸疏則留中之弊漸萌於萬曆十八年以前乃自申時行仰承風旨以助成之日積月累留中者遂難指屈董氏所選者至有二百九十六篇之多而雒于仁一疏尙未與選可見神宗一代之奏疏留中者實已選不勝選矣董氏輯成此書可謂據言官抑塞憂憤之氣而以警朝廷壅蔽聾聵之風以視申時行之摧殘言路貽誤軍國其賢不肖爲何如哉惟惜其書仍付諸束閣空談俾其纂輯深心終明之世無由表見可爲掩卷三歎降及清代復以董氏著書有所觸犯忌諱曾加禁燬除將畫禪室隨筆四卷收入四庫雜家類外其有學科考略一卷篤軒清祕錄三卷容臺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僅爲存目且多貶詞餘如南京翰林志十二卷則全燬之况留中奏疏兵部一類多痛言奴酋反側逆虜凶頑及防邊攘夷等策尤爲清人所厭聽則其不欲是書之流布人間無待著蔡以故隱晦歷三百餘年不得一吐其光芒也或云筆斷已刊入容臺集後惜予所見崇禎三年刊之容臺集十七卷未載有筆斷惟明史藝文志著錄容臺集十四卷別集六卷共二十卷所多三卷殆即筆斷而爲清代抽燬之歟本館近年訪得神廟留中奏疏彙要紅格舊抄本售主以崇禎朝所寫副本視之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八字或十九字以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爲次吏部八卷六十九篇戶部八卷六十六篇禮

部四卷三十八篇兵部十二卷七十四篇刑部四卷二十八篇工部四卷二十一篇目錄一卷四十四葉首列董氏報命疏進書表二篇共八葉每部每卷第一行均題神廟留中奏疏彙要八字而目錄每部第一行則題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十三字蓋目錄既另爲一卷或所題不妨略異其進書表題爲神廟留中奏議彙要容臺集及千頃堂書目亦皆題爲奏議未審此一疏字係爲董氏原題抑由後人所改殆不可攷惟戶部卷七僅有目錄其疏七篇已佚乃以卷八之前三疏二十三葉移充卷七而卷八之首葉接記第二十四且其第一行無神廟留中奏疏彙要八字是蓋無識者擅爲割裂補苴未能天衣無縫也全書譌奪頗多雖經硃筆校改不過顯而易見者各字而已至於體式不合之處如廷臣封疆天下中國及請疏奏瀆報告等字均另擡一格而於陵寢上意等字則反不擡如近幾通國盈廷朝貢等字均截下一字另行擡頭而於臨御視朝軍國優卹等字亦截下一字擡之似皆由鈔胥任意膽寫決非董氏當年進呈原本之體式也然此本亦世所罕覯不敢私自寶貴亟謀流布聞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崇禎朝紅格膽寫正本擬借一校惜已移滬未得如願訪知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圖書館會據北平圖書館本以素紙傳鈔一部借來參校乃與館本無大異同則所謂明寫正本亦可推測其大概矣明史文苑傳載董氏於崇禎四年起故官掌



詹事府事居三年乞休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當崇禎朝寫是書時豈董氏未一寓目胡竟任其顛倒錯亂亦至如此或者董氏以是書進呈後未得上置座右仰邀乙覽待至耄耋餘年心灰意冷無復當日纂輯之慇懃也歟董氏少負重名多所著述時稱海內文人如王弇州李京山之文學聲價亦不若是之烜赫而其所輯是書取材徵實於鈎玄提要之中深寓補闕匡時之志陳眉公所謂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神祖大事之權輿洵非虛譽乃卒不得以行其志委蛇於秩宗冷曹以老列名文苑抑何不幸本館以是書爲董氏畢生精力所集實關國家政要凡有心一代治亂興亡之迹者不可不讀因函付手民屬顧君廷龍與予爲之校理苦無精善校本相與考訂而世之索讀者敦促出版即將吏戶禮各卷依原本排印見其中魚豕層出乃將兵刑工各卷顯然舛錯者用藍筆點竄原本發刊以目錄一卷依類分弁各部卷首另訂編年總目以冠全書取便檢尋也惟工部卷四楊一魁疏闕末葉未能訪得原疏補之引爲缺憾時方溽暑鬱蒸烽烟騰熾孜孜丹鉛硯席之間未嘗或輟非敢追蹤張然明之安坐帷中誦書自若亦聊以盡吾儕職分而已讀是書者當觀其經國謨猷揀時忠志而於版本字句之脫誤曲爲體會不予瑕疵庶有以得董氏纂輯之初心而知本館亟亟刊傳之微意也乎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益陽薛瀛伯跋